DS
793
S32 P636
1736
v.15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冊 15
卷 36:2

記

唐

師曠廟記　　失名

竊嘗考之春秋史傳師氏世系未得其詳不敢以疑而傳故闕而不序公諱曠字子野師姓河東古羊城人也耳聽于聽度正音律測明　數仕晉二世職樂太師凡所論諫必本仁義悼公即位之十五年衛獻公以射鴻于囿戒食而弗與爲孫文子所逐晉侯因公之侍而問之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公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罰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君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彪立三年十月會諸侯尋溴梁之言同討不庭齊侯守于平陰及登巫山望晉師之衆而畏之脫歸于夜公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矣果如其言冬楚子伐鄭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晉人聞楚師而疑公曰無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其師果凍役徒幾盡而返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子朱有撫劍拂衣之忿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力爭者大公曰公室懼卑臣不思忠而恃力不務德而競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悼夫人食輿人城杞者絳縣老人與之食而疑年使其實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莫之知走問諸朝公曰魯仲叔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七十三年矣時魯使在晉歸以語季武子曰晉有師曠而咨度焉君子在朝其庸可偷乎勉事

之而後可石言于魏榆晉侯問于公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矣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謗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是時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逾年而平公果卒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上夜半聞鼓琴聲乃召師涓曰吾聞琴音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明日師涓曰臣寫而得之矣遂行見晉侯會飲于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未聞新聲乃命師

涓援琴而鼓公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曰何謂也公曰此師延與紂所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故聞之者必于濮上先聞此聲者國削晉侯曰音無此最悲乎公曰有然君之德義薄不可以聽不獲已爲鼓之一奏有元鶴二八集于廓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晉侯大喜起而爲公壽公之于音盡天下之至賾豈徒區區與羣生輩伍哉無何天不與明丁斯時也於戲周道卽衰列國不啻數百而晉室彊臣尸諸侯之盟者久矣逮靈公至于厲其間政失而寖以微削悼周始立大夫以治國

之本勉而行之于是振滯匡乏施舍已責民無謗言所以復文襄之業故九合而弗敢拒三駕而莫與爭平公亦藉規誨宣其明德而諸侯靡不懷畏公之力于晉不爲不多矣頌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其是之謂與戰國以來綿歷千載行事久遠而無所考信僕亡敢臆說但據春秋之所載者實書之時太和二年歲在壬戌三月上巳日記

宋

重修應聖公廟　閻光庚

昔隋氏末季唐祚未興四海黎民墜諸塗炭萬方豪傑各
舉戈矛駈虎兕以鴟張統貔貅而蠶食載血腥原野曝骨
成邱山時無定君人思眞主唐高祖執義爲柄唱義成師
嘯集羣雄謀清天下弔問亂世起救寰中師次呂氏前有
勍敵攻即力寡戰即兵羸飛輓距前水潦爲患疑慮不决
人心復揺是時也霍嶽之神幽賛而起蕩清逋役引導王
師破宋老生霍邑縣臨汾旣援絳郡尋平讐掃攙搶席卷
氛祲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大風起而雲物駱除太陽出而
露華氷鑠君臨大寶神有力焉論曰天撥亂而啓聖功神

獻可而扶唐祚所以角立傑出者爲唐之藉蜂屯蟻聚者爲唐之資而後立廟庭備洒掃天寶中伸祀典行册命四瀆齒諸侯之秩五嶽符三公之位冀州鎮霍山神封爲應聖公蓋顯幽贊答靈貺也書昆之美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卽此山也酈善長水經云霍太山其廟鳥雀不棲其林猛獸常守其庭卽此廟也設險負固排空聳高東會太行西偶姑射

却敵藩邊不可議也吐翠含芳羅植萬類出雲洩雨沛潤百穀卽春秋以生煞同天地之長養不可窮也戎師天水趙公節制是邦於今八載任金鉞按琱

戈登將壇分戎閫下車而民悅考績而政成敵不侵邊八
皆勤業鄉閭豐亨地方肅靜盜賊屏息以義安都維郇魚
璋等廣化羣心復搆新殿倖諸大壯焕乎成功雲攢螮蝀
之棟似生巖嶂魚貫碧烟之尨誕下汀洲復嚴如在之容
永享惟馨之祀將傳不朽是述斯文乾德五年歲丁卯四
月六日記

徙置翼城縣文廟記　　文彥博

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彥博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
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涖事宰令始至則郡縣

之祠廟悉詰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于邑吏
質之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祠焉翌日伸祠謁
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卽後唐長與三年創
是廟也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瓦皆隳梁木共壞上不庇
于風雨下不容于爼豆縣署直其北裁十數步日有囂朴
之喧澮水流其東不三四尺歲虞漂溺之患雖賢哉回也
不改其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崇奉之禮豈
不闕與乃謀于屬僚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構新宮面縣
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爲湯王行宮事出不經理無

常祀既絕蘋蘩之薦鞠爲荆棘之墟像設都亡廊廡全頹獨有正殿巋然中立雖丹堊已晦而甍棟頗崇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爲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安所俟乎宜其卽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起茲頹垣以崇數仞之墻踵其故以謀新材則易備變其本而加飾工不告勞命薙氏以芟除集優人而塗塈輿廢起墜務實去華昔之湫陋者眈眈而雲靡矣曩之荒穢者殖殖而砥平矣翼以東西二室增之屛樹閈閎凡屋壁之間堵數盈百危昏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

懲于素邑人張會元以文行稱于鄉曲累舉進士敗于垂成運舛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旣成以列像之未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于別郡得繪塑宣聖暨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蕆八月上丁釋奠之禮落之且曰能事畢矣不可無聞于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由且識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孟子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賢過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言之詳矣今茲爲記

倉頡廟科斗書記　秦觀

說者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惟詳始于伏羲而成于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

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簡書十餘萬言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昔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綴簡廣數寸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嘗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

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元

霍州新遷學記

段成巳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爲先聖郡守邑長徧天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於亂目不覩瑚簋之儀耳不聞絃誦之音蓋有年矣國朝開創復儒生之家以厲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訟未盡息餘風遺俗狃於舊而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學故也皇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

官有司以治道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
霍之為州又當河東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
隙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於學尤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
月韓侯輿來典此郡下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
址莽為瓦礫惕焉而懼蹙然不寧退即公堂會同僚徵里
伯高侯忙中歸暨諸郡吏共商畧建立事衆謀僉同如出
一口會大府以府掾分屬諸郡以戒不治知事喬君居郡
為霍吏目始至申前議不符而合初進士張國維管葺累
年勤亦至矣未及次第而卒訪其遺材僅得三四而棟梁

桯石之用尚有缺焉相學之舊取陋狹隘不足以竭虔妥靈廼卜宅於舊學西北豐衍端夷其宇神甚宜命工蕆焉得地廣三十袤武其袤倍差樹表定基各有攸當以諮於故老故老罔不悅以復於方伯方伯稱其是廼其分廩食以濟其闕徵庸僦工入競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徵里伯喜事之集以不與始謀爲歉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十一月正室成棲神像中配以顏孟十哲廡貌隆峻觀者快然而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迨於瓜期以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來謁文予以久病爲解而請益

堅廼諗之曰子産不毀鄉校於鄭訖春秋世鄭不亡爲禮義之邦文翁興學於蜀以蜀之鄙夷其材與鄒魯並而號稱易治子産文翁之政美矣使後來者繼之亦如賈侯之代於前增而築之恢而大之他日俊民之出禮俗之成其亦知所自矣此不可以不書至於施地施財力其厚薄之差俱列之碑陰以見霍人嚮道之漸

重修中鎭廟碑記

劉祁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爲鎭謂其能蒸雲洩雨障蔽固圉係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爵有

天下者以時舉禮與遣使薦享祀文自製惟謹所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於神明以祈景福周禮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荊曰衡在雍曰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幷曰恒在幽曰醫無閭在冀曰霍名於後不可易惟冀據北方地最廣遡河東尤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爲鎮意在其巍大隆峻深厚廣博子諸峰而孫羣垤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洪洞瞰平陽而萃秀於霍東北橫壓汾流根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亂屏如列壘忽從崒嵂撐九霄納三光岌岌

禀凜掩歷山而吞姑射矣神之廟後於唐貞觀間歷代增
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曰靈應起唐開元迄宋政
和益著廟享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走奉事儀物爛然其
靈應隨感而有蓋不可殫記金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
大川祠神無不灰燼瓦礫一空而是廟也巍然獨存可謂
異特然其年深歲久榱顛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跂盼
齋咨是則崇飾汛掃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司郎
中李侯一日謂其府官張仲良曁僚吏曹經曰茲吾鄉
標準望四海所知而坐視荒寂顏貌有以醜遂乃發財募

工相與經營由是達官貴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識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木於山陶甓於地市丹碧於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蓋經始壬寅之四月迨仲秋功畢於是椽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圮者杇棧之雜駁者一華榱文栱爛若一新而神像儀衛整整生氣若欲起立者邦人過客瞻拜奠酹加肅而山之雲煙草木亦皆改容動色蔚乎爲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安陽聞之未得一謁而李侯書曰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於碑誠得吾子筆爲幸繫官戎行不獲走請於門吾子圖之余

謂舉曠典脩廢事奠神祇崇祭祀非常所能也自侯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謀帥幕以才氣聞一時今爲此舉甚偉其府帥僚吏皆知爲政佐長之道合心叶力以成其事皆可嘉廼宜書其始末且爲之詩以刻之其詩曰奕奕霍山冀州之鎮南臨澤潞西界汾晉崔巍磅礴雄峭嶾嶙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偉彼神廟有國所脩腯牲馨醪以薦以羞廼興祠禱廼事觀遊祈風甘澍一方陰休時危世否祀典莫舉木老瓦腐不可觀覩鄉人興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補頹半載告成甍墍

鮮麗圖繪精明萬民瞻挹鬼神亦騖里閭父老再拜告泣自今以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吾女得織歲稔家安皆神之力奉承祭薦無怠無嬉何以示後刻文於碑茲山之久大地與齊茲神之廟與山無移李侯之名亦廟隨之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贍學田記

張思敬

治道有二曰教曰刑郡邑之學庠序之遺制也由灑掃應對誠意正心以至曰選士俊士進士皆自鄉而邦自邦而國自國而廷表裏之以忠貞薰陶之以愷悌義洽人心怨

議不興政稽時令陰陽不戾此天下臻於治平而人才育於學校也夫水之就濕草之偃風亦猶下之從上歟故上之人制禮作樂先節文其身身既先之猶梗而弗化刑而齊之也豈獲已哉且天之於物有雨露以始之風霜以終之乃知刑之後於教如此國朝戊戌初父老甫襲科場之餘率子弟以事進取或負糧從師閱經就友當是之時英髦濟濟晉寧所隸五十餘城議者以襄陵爲冠江南既平故俗漸革夙望先覺之士日陵月替書帙賤於芻蕘人才蕪於荆玉逮我成宗武宗二皇帝運際守成明詔四海凡

民社必立乎學學必須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教養相仍嘉謨永矣茲邑也有學而無田縣尉劉盎奉典謹付廹城之畝邇鄽之基克贍教諭以綱維之宜學以簿府之出納則與蒞籍而會朔望者公知之非興修釋奠不敢勤也邑之令長時省視焉如是防閑之郎歸爲有豈忍於蠹盡其服而商其廋者取之也夫教諭之級雖卑而一邑範模所在能溫之以緝熙守之以廉愼何階之不可崇輒窺纖芥之利自盡遠大之途謂人之不我知也視之者豈特十目耶幸爲長厚之所掩波之顏得無

赧乎阿媚之徒又將而證之彼亦人也何瘳於編民而復其役哉縱不克捐已之財殫已之力可不以至誠容清羸之萬一予嘗奇緇黃者流能徒手而結大緣何其志之篤歟齊之故也吾儕所禮之殿廡齋舘會而居今不過洋洋乎講誦揖讓於其內豈特二三其徒從而羣之是天壤間罪人也何衣冠之可名教養之可墜耶予因紀田之始末爲復及此者以鄉校之故惜之於墜不知言切直也庶欲懲於後來耳後來之君子當念教諭蔡蒙創始勞迺世舉繼完其璧郭存道來謁文以圖不朽者若夫田畝之

畔賈氏所惠之書具悉諸碑陰云延祐五年仲春吉日立

石

藏書記

孔天鑑

河東之列郡十二而平陽爲之帥平陽之司縣十一而洪洞爲之劇按春秋時地謂楊侯國者爲陽縣隋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鎭名也唐宋因之東接景霍西臨長汾南瞰大澗邑居之蘇庶士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學尚義勇於爲善每三歲大比秀造輩出取數居多故程能西府則老鄭爲之魁較藝上都則二郭取其乙祖慶以妙

齡馳譽居善以老成擢試濟濟藹藹前後相望吾見其進
未見其止也雖家置書樓人畜文庫尚慮夫草萊貧乏之
士有志而無書或未免借觀手錄之勤不足於探覽無以
發盡後生之才分吾友承慶先輩奮爲倡首以贖書自任
邑中之豪從而和之歡喜施捨各出金錢於是得爲經之
書有若干史之書有若干諸子之書有若干以至類書字
寶凡係於文運者粲然畢備噫是舉也不但便於已盡以
便於衆不特用於今亦將傳於後也顧不偉哉將見儒林
淵藪者游泳於西江之水糊口四方者饜飫乎太倉之粟

書林學海覽華實而探源流給其無窮之取而盡讀其所未見之書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莫不推本於此則房山之藏不特專美於季氏閱市之區區無勞於漢人也以是義風率先他邑使覩而倣之慕而傚之一變而至於齊魯蔚然禮義之鄉其爲善利豈易量哉承慶同舍友也累書索僕爲記僕寓官鄉里人事袞袞不惟不皷蓋亦不暇然勉強爲之者茲不朽之善事亦冀得一托名於其上也

修堯廟記

王磐

平陽府治之南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歲遠漸就傾

祀有靖應眞人姜善信欲更擇爽塏重建廟貌請於朝上嘉其意賜銀二百錠仍勅有司下太原木場給官材二千根皆辭不受勤力節用以身導衆凡閱歲而廟成爲地七百畝爲屋四百間躭躭翼翼儼然帝王之居茹與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易觀矣經始於至元二年之春落成於至元五年之八月詔賜其額曰光澤之宮殿曰文思之殿門曰賓穆之門賜白金二百兩良田十五頃爲贍宮香火費仍詔詞臣製碑文以紀其成翰林直講學士臣槃嘗爲詞

謹按祀典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其時以春之仲月其有

以當時所居國邑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少昊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唐堯於平陽府蓋聖人之心其於天地萬物雖一視同仁不以遠近爲親疎至於父母親戚所居松楸墳壠所在則亦不能漠然無情與陌路同也是以周公封於魯而四世反葬於周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其不以鄉黨同陌路也昭然矣由是觀之因其功德之懋而有禋祭而必於其鄉者聖人制禮緣人情也因其歲年之遠而有敝敝而改圖其新者知者創物從時宜也善信讀老莊之書從方外之教以

虛無淡泊爲宗以因循自然爲用然而喜聞仁義之言樂道堯舜之事前修禹廟數載功成今建堯祠三年有效可謂知慮明敏操守堅固通方不滯好謀能成者也堯大聖人也德被羣生澤流萬世卽欲稱道其美是猶褒天地之大譽日月之明無所容其辭矣乃述立廟之本末如此

晉師曠廟記　張守大

洪洞縣治之東二十里有聚落曰師流俗相傳以爲晉師曠子野之故里里之東又百餘步其遺邱尚存傍立祠爲師妥靈之所居民時節薦享罔不虔肅水旱災疫凡有禱

必應歲既久風雨飄剥漸以圯毁至正甲辰里人楊震等
相與謀曰祠毁不治日益壞我輩爲師遺民世共祀事若
弗因其舊而新是圖將何以昭靈貺而答神休哉於是衆
議恊同遂鳩工聚材併力偕作不數月而訖工前堂後寢
煥焉一新遠近瞻之巍然壯觀既落成僉曰維是整餙之
勞不可無記乃屬余以記之余曰師之聰天下之至聰也
其於五音六律皆能洞精奥賾妙猶鬼神不可測故孟子
亞聖稱之按師當悼公平公時跡雖隱於樂官而實叅國
議若夫忠言讜論匡主裕民之道載諸春秋左氏傳者已

詳見於舊碑余可畧也獨其間以師爲姓而疑世系無所考者似非也蓋師旣爲典樂太師師則官號也謂之曰師曠猶曰師襄師摯師冕云爾若是者豈盡姓之謂哉厥後之師姓者乃因官以爲氏也余聞祀典云有功於民者則祀之昔師之生也爲晉賢臣其言行旣有益於當時沒能福茲土而水旱災疫有禱斯應又以利乎後世是則師之存沒皆有功於民矣祀之誠宜今里人楊震等仰德承休而能維新祠宇用意辛勤終始不懈於此亦可謂知所報矣故爲之記

淮陰侯祠記

歸暘

盡石南二十里有廟祀漢淮陰侯廟巍然踞道上南北過者多入謁至正庚子夏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某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某過而謁焉懲其久不治日入于壞各出私錢付縣主者重修之侯漢佐命臣也有大功世咸思之故祀之也侯之功在漢漢祀之可也夫何祀之今尊有德貴有功古與今一也侯之功可貴也貴之斯祀之矣又因以爲勸非有私於侯也世之稱侯者類曰善戰吾以爲不知侯夫善戰者以殺人爲功者也殺人爲功者庸

可祀乎殺人而祀之是率天下以殺人也方項羽去咸陽歸彭城也諸侯皆其所樹置天下莫彊焉高帝失職于漢中崎嶇山谷間棲棲如遷人爾天下之勢以為在項王者寸九侯一起為將漢遂為雄拜而上坐從容數十百語而項王之為人與其所以亡及漢之所以取楚者莫不具漢卒用以帝四海其得與張留侯蕭相國號三人傑識者以為在此不獨以其戰也天下不為漢則項王帝項王帝則生民之禍未有所息也有功於漢亦有功於天下也有功於天下者可無祀乎或曰侯以大逆死功固不足以蓋之

矣雖不祀亦可也夫天下之所知者侯之功也其罪則漢獨知之漢知之而天下不知孰明其爲誣也天下公論之所在也淮南王布亦有功於天下者也未聞有祀之者以其叛也叛而祀之則亂臣接迹矣靈石之有廟何也侯所經也靈石者自漢適趙之道也侯常王齊王楚矣而本侯之功者史所稱也且言祀侯者以其功不以其爵也廟始金明昌大德常增葺之間有故記石勒而文不屬所可見者如此也

明

平陽府儒學記

薛瑄

平陽爲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實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爲支屬所觀法焉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於學政今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蚤遊太學出令上元上元爲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姜守歷職九載法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再陞知是府涖任之初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廟學舍率多敝陋及配室當立而未備守因志諸心及半載間値時豐人和乃區畫堤垣之具斵削之材洎百需既合於是僦工集役先作神廟次作明倫

堂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退室繚垣道塗靡不增修完整坦易平直又表類宮之扁覆以重屋始事於天順五年二月凡五閱月而訖工學舍爲之鼎然一新郡博葉純洎同官諸生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若昔唐虞三代之教人雖名有不同而皆本於道蓋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已自孟軻氏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不傳至漢唐以來間而設學立經置師弟子員然道既鬱而不傳而其所以爲教爲學者徒矻矻於訓詁名物口耳枝葉之淺陋甚至

惑於異端雜於功利汨於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磊
雅行愷增廣生員如漢唐之盛者亦徒侈當時之觀美卒
不能究大道之歸以復隆古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
子出始有以接孟氏千載不傳之統於是發明性即理也
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表章大學中庸相表裏為學之次
第造道之閫奥次讀論語孟子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
已矣謂為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
至朱子會萃周程張子諸人而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
鄒之道註釋大學語孟中庸為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為大

學之根基以至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
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兼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
入之塗各異而其要歸皆本於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
教然當是時雖與同志講論往復極為明備而屢為狂言
所阨竟莫能施其教於學政達其道於天下逮我皇明統
一萬方道隆千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
之所以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
之說以求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
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不能有雜乎其間由是濂洛關

闕之學得以備明學政盛行於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
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爲政之
先務而新化理政事神育才咸有作爲今爲師爲生徒者
其必盡思聖朝建學之意相與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
幾人材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所謂明
倫者將不爲虛語斯於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於是乎書

孔子燕居廟記　　張　昌

襄陵縣南有里曰東續其俗敦樸尚義而好禮歲農暇必
延師於學俾善其子弟其子弟多俊髦至正辛丑德安王

君元禮實宰斯邑理務餘暇興學育材一以文教化民乃令里社咸建夫子廟謹歲祀事令下衆皆樂趨東續里者師先行之卽度地定基輸材鳩工凡楹桷甍甓礪丹堊不督而集人力既齊曾不踰月而厥功就緒廟爲三楹直椽短棁朱戶疏牖不痺不侈規制合則而幽爽適宜位先聖於中顏曾思孟四子列侍左右皆弁服塑像象其生儼然肅然人知起敬既成中書分省檢校范晃其里人也狀其事來速文文諸石昌惟夫子之道至大猶天然然亦在乎日用彝倫行事之際人皆由之而不知苟非建學立校

以明之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親義別序信
又焉知吾夫子之德邪既知爲夫子之德則里中人皆得
通祀以報其立極之恩者非瀆也宜也爾鄉人朝夕朔望
從師生之列瞻仰聖賢如在其上得無有感於心乎感之
深則思之不忘矣昌覽喜賢尹興文之政舉又喜里者之
趨善故因檢校之請遂書以爲記

新修永利池記　　張昌

平水之陽實堯帝故都今府城乃古之白馬城自元魏時
移治於斯地以故都名西北隅爲子城城之東有蓮花舊

池宋慶[illegible]三年有潘大博者爲知州始引東山卧虎崗黄蘆泉水入城而注之池植荷花其中以爲遊樂所迄金源氏之亂渠道湮塞其流不復入城城中雖有井泉味多鹹苦不濟入飲惟可滌濯而已居民日用所資以生者或遠汲汾河之流或車運郭外之水其勞特甚洪武十年夏郡守南昌徐公仲聲諱鐸者繇戶部侍郎來知府事下車卽諏民瘼平政令施惠澤民翕以寧休日登臨池上追尋舊迹慨然有濟斯民之志乃相度地形北引汾河溉利渠水穴城入池可瀦可汲以資民用爰謀守禦官暨僚佐暨民

之者宿謀既協同復具其事稟於朝朝議允之於是召徒程工載浚載拓中爲土梁界爲兩池池方圓各二百二十舉武其深七尋梁左右甃以瓴甋下爲水門上植欄檻俯瞰兩池池成而水適盈其瑩可鑑其清可挹軍民之需水者雲趨而蟻赴隨汲隨足如得諸掌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以之炊饎則甘而洌以之滌濯則潔以涓貧民取其餘波鬻之又可濟其乏一舉而衆利叢焉是役也工載於十年冬畢於明年夏既落成名其池曰永利義取濟民之生於悠久也軍民被其惠澤者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相帥徵

文於昌惟司牧之職以利民爲要務斯池之作人雖勞而不怨役雖大而權趨昔也民患得水之艱今也民樂得水之易昔也甃輸其勞今也永享其利視彼畜水植蓮爲遊觀之趣以獨樂其身者相去天淵矣然而郡侯之興學勸農剗弊舉廢平寃拯困其善政固不止此惟因民心所欲者從而修之俾日享其利於此爲尤切焉故采輿論之所同然者書以載之使後來者繼其績而不廢則斯池之利可及無窮矣

霍州頒書閣記　　曹端

道在宇宙間克塞流行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若夫率而行之則本乎德行而莫大於三綱五常明而傳之則托於文學而莫精於六經四書苟徹明而傳之者則率而行之者寡矣是故由一心一身以達之家國天下皆不能無一治一亂而克塞流行之本體則自如耳遂古之世相繼而作君師自皇而帝而王雖應時稱號不同而道則一其謨訓莫不孔昭焉其典法莫不垂憲焉至我先師孔子則道其道德其德而惜乎無時與位要之公天下之心則一而已是以取前聖之法之訓謨而傳之於其徒贊修刪

定以成六經爲萬世則又以帝王大學教人之法詔門人曾子述而傳之爲大學曾子有子又筆夫子傳道之語爲論語至子思之作中庸孟子之述七篇是爲四書遂與六經同爲載道之文經世之法嗚呼孔門之學一帝王之教耳帝王之教一天地之化耳豈自私用智者比哉降自秦漢經殘教弛由是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求乎窮理修身之要其甚焉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於荒虛浮誕之域道之不明不行也固宜逮有宋濂洛關閩大儒輩出其於天地人物之理古今聖賢之蘊

靡不精究厥衷說有宗指道雖賴以明而行之者尚寡欽惟我太祖高皇行帝王之道紹帝王之統滌三代以下之陋習還三代以上之淳風所謂闢乾坤於再造揭日月於重明其作大誥三篇眞足以邁五超三爲臣民福壽之至寶也太宗文皇承大統宣重光萬幾之暇乃與儒臣講明帝學切劘治道精究千聖傳心之法而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與夫爲善陰隲孝順事實諸書悉頒賜天下學校以爲明道作人之具猗歟休哉端先正霍州學乃與諸生卽講堂後龜頭作重屋貯之逮再正是學與州之守相庠之

英彥郡之諸先生計新大成門作講堂抱廈經始間黃門李公錫繡衣羅公信僉憲高公英以軍政按是州爰例謁廟勸學知之僉曰與其堂前抱廈弗若堂後爲重屋以貯頒賜書籍端謹諾之暨書生白之司土時知州寧津趙公凱同知溧水葉公茂築而復之尋爲雨水所圮復白州倅建德徐公鎦再築之包以石完固整齊號爲石址建閣於上時州暨隣邑官吏士大夫靡不樂以貲力助之經始於是歲春仲至秋孟而落成焉咸爲端曰盍志於石端曰無石太守趙公卽以家蓄成石遺端遂不辭而謹爲之記

霍山記

喬宇

孟夏至趙城覽周穆王封造父之地以趨中鎮時適雨霽由峪口八十五里至鎮下其形勢可伯仲於諸嶽冡秀而峯翼拱而廟在山麓遂行謁其中鎮之神像冕旒紳笏南面而中臨才參政汝栗來僉事伯韶陪而在焉余謂二君曰先祖侍郎於景泰元年以吏科給事中分告即位於此越今將六十年予又叨承前役二君皆歎曰奇哉祖孫之相輝也及遍觀歷代祭告碑而府君之碑乃仆裂於地余泫然二君曰向有司具石以鐫今告文者尚幸有副在

公無悲也廟外皆本山分脈合抱以繞其前有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怪如青幢鐵幹枝皆東向十四日二君請游興唐寺寺在廟南之山趾唐太宗始建斷碑猶存依山帶壑特勝他處歸復宿於齋居十五日黎明服元衣祭冠肅拜於殿下以天子命告訖篆今告文於石又篆前什碑於副石余欲登其巔去廟尚有三十餘里棘莽羅密且爲熊虺蛇掛之區畏不敢登因歎古書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今亦不知其處所矣

姑射山記　　喬宇

孟夏十八日早發堯廟才來二君曰姑射之山莊周所謂有神人居之者其下有龍祠亦勝可往觀焉按志云三疊山在襄陵縣西南一十五里其山九十餘里其形三疊其北有龍關峪內有龍澍神祠姑射自西北蜿蜒而來平其麦石孔其陽三磴其鈎帶故曰姑射耳飛駕至祠下祠面東巍宮謐與塗丹飾至其像冕旒而處者曰龍王有泉自山下東流經祠南跨建水亭其規制豐爽宏麗水氣林光明風艷日皆納而有二君觴於亭上臨風賦詩移席山半即發源所泉抱山麓而出紛紛的的如星拱然予命僕夫

穴八盡一石聚石而計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皓然清瑩併歸有渠溉襄陵西北之田四十餘里而東入於汾河予與二君盤踞而坐東望遲川廣原陀陀遂遂林樹如纂繡綴錦貞脆相雜徘徊談笑薄暮以歸宿於襄陵之察院泉流潺潺聲於榻下且木竹之盛宛如江南煎茗賦詩一夜幾不能寐

堯廟重新記 正統十二年

陳循

古者聖王之制祭祀凡法施於民與能捍禦大災患者皆祀之況堯其仁如天其功大而無所不至為萬世人倫之

極有非法施於民捍禦大災患者可同而其故都祠廟不治夫非闕典耶祠廟治不治固無預於堯然上愛天子旬宣之寄下任州牧祀神之責者舍是奚以也按堯都平陽至唐顯慶三年廟始建元至元閒道士姜善信乃大而新之擴地至七百畝爲屋至四百閒命其殿曰文思門曰賓穆宮曰光宅大德六年秋廟圮於地震僅存垂拱寢殿皇英丹朱二祠及賓穆門自是春秋常祀皆於遺址所立之屋苟且行禮而已今山西左布政使臨漳石公璞深懼無以稱祀神意適明詔屢下舉祀典遂發公帑像黄銀二百

削麥千二百石俾照磨所檢校鹽山劉因平陽府通判厲
城李茂董其役工興之日會大風拔襄陵縣樹得合抱木
百餘株人咸以爲神助遂治地於古垂拱殿之前爲正殿
九間其高六丈有奇殿四傍環以廡爲屋凡四百間前則
故賓穆門又前爲亭亭之前爲儀門而外爲櫺星門嚴嚴
翼翼壯偉宏耀儼然帝者之居經始於正統丙寅七月落
成於丁卯九月又懼無以居守者乃營屋於故光宅宮之
東備諸器用而復壞地之見侵於民者得若干畝并置農
具擇道士之素謹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於其中爲永久

計廟之新其經營規度平陽府知府南昌萬君觀也既落成之七日有芝產於殿之左梁芝產之又明日有赤蛇見尤靈異郡人聚觀咸以爲此山川神靈協應之祥云

新修公濟橋記

許成名

平陽之北五里曰高河河會岳陽浮山諸泉達於汾夏秋雨霪萬水驟發浮嘶而下河弗受或溢於野沒馬牛災禾稼渡者病之嘉靖乙酉春御史王子溱來守是郡懼水之弗馴陟高河之上而覽焉曰患之弗袪厥守之責惟橋則水可馴惟石則橋可永而大勞費焉若之何郡之耆宿

而相謂曰斯吾屬利之非吾屬橋之而誰也乃胥播諸鄉
大夫士而憲副賀公銳守帥呂公恍鄉進士張公元哲乃
發金爲倡以作諸尚義之民民翕然應之遂計採浮山平
山之石於是富者思捐金貧者思殫力匠者思獻技罔弗
見事於河王子乃三命之曰惟基深乃固則掘地一丈其
闊五倍之疊以巨石曰維空多乃克有納則空以七空之
闊以三丈其長十倍之曰無殫爾財無亟爾力惟爾若則
捐金百數者百人十數者數百人五數者數千人故力罔
弗恊用罔弗裕同知許子琦通判黃子鍾推官喬子年張

予相又胥翼相之故慮罔弗竭事罔弗備謀罔弗臧役舉凡四載橋始告成渡者利而頌之曰吾守之濟博矣哉高陵呂太史柟乃取王子之字題其橋曰公濟而大書揭之石昭其功俾勿忘也既復於河之陽爲飛虹寺以僧永湛達蓮居之蓋嘗募金以與斯役也已而王子改南康橋之餘緒得葛守覃以終焉郡都憲張公汝霖謂斯乃千百禩之圖胡可無記余爲之記而嘆曰君子治臻於無爲功樹於不費豈誣哉高河之役四載而民不勞輸鉅萬金而民不獘夫何修而得之惟王子開民之務察地之紀導勢之

利焉耳矣故執役民之權或弗審君子之動其鮮弗爲民
厲者王子貞毅靜淵其務學有論著克播其猶平陽之政
之美高河乃其一云

賢能流澤亭記　　　　　　　亢思謙

予讀西漢書至河東守請引汾溉皮氏謂歲可得穀百餘
萬石未嘗不嘆曰吾河東水利故在也曷求其故者未聞
耶郡地類高仰旱乾歲什七民束手以俟養於天有水利
在率不知用嘉靖甲寅大憲伯南菴趙公奉璽書蒞茲邦
公忠誠愷悌慨然以萬物得所爲已責軫時艱詢民隱曰

孜孜罔暇逸顧諸河交瀉深不盈丈而苗或槁於旁毋曰水之有益於人國夫人知之矣胡茲郡異耶乃與諸令長父老講求疏導灌汲之法購浙之善爲水車者分教諸梓人水車既立後渠汲灌品節備焉乃白於巡撫議以克合遂頒諸郡邑時守長多豪傑士屈力殫慮祗奉德美其年環郡數十邑遂大有秋公復慮既久而長民者怠也列諸已興之利及守長之績刻石泉左覆亭以流澤名俾後之人永覽焉亭既成臨汾亢思謙諗於衆曰三代盛時養民制備矣而河渠水利之說未聞何哉井田相禪溝洫畎澮

之必嚴故能時其蓄洩而水旱不能災自阡陌闢而溝洫湮智者始導川澤資灌溉水利興焉夫農者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而後五穀育今東南財賦甲天下西北則凶歉時聞謂天時地利異耶蓋東南之民習水事轉瀉輸積良法具存故地無遺利而民以饒裕稱西北民朴魯而不知變雖嘉泉巨川聽其滔滔東注耳豈惟民哉司牧者亦或忽近功樹聲譽談及於茲非曰厲民則曰迂政矣矧曰河東地夙瘠民寡厚貲頃三關時警徵需蹟與民力餘者幾令廼得賢監司與無窮之利以培植而安存之又值良守

長賛厥具美遂獲有成續繼自今利日益興則民日益阜居常無事相安於田里而禮教行一或災沴偏亦相維相固而他變無足患我南菴公之澤詎可以世數計哉然玆議之建乃公獨識之眞者及其成也揭鴻名勒貞石而公若無所與焉葢善與人同則鼓舞者忘倦揚美匿否則未至者可與覩玆亭也列名者將無思永厥聲未獲者將無思企厥美耶是又公衍玆澤於無窮意也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又曰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噫繫之亭遠矣哉

永利渠記

王與齡

余嘗謂興利於國家閒暇之時易爲力而興利於國家多事之日難爲功若外有夷狄之擾內有盜賊之憂加之以災沴因之以饑饉爲人上者拯溺救焚且不暇奚暇興利以爲永久圖耶當斯時也不惟彌天下之大患又能興天下之大利非負天下之大才識者其孰能之嘉靖乙卯歲

南倭猖獗羽書交馳誅求百出其冬河東地復大震民物凋殘城市邱墟聚衆倡亂遠邇驚駭是時郡守及各屬令長先期入覲郡倅司錢穀刑名者又復代去獨

洛陽劉公以郡貳視篆遺大投艱萃於一身夙夜憂勤不遑寧處開誠布公明法飭令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儲乃糗糧峙乃楨幹修築城隍愼固封守上承監司之令下兼僚屬之務凡所以恤災救患安內攘外無不竭力爲之已而禍亂潛消遠邇寧毖公乃役萬人開樊家河爲永利渠作石堰障水峙其鍾洩溉郡田數十頃以丙辰三月甲申興工四月丁酉告成經旬日之勞享百世之利當倥傯之時爲優游之舉大患方彌大利復興信非公之大才識鮮克濟也郡之士大夫及父老建公生祠於渠上來乞余言以

爲記余曰天下之大猶人一身也爲治之道猶醫者之用藥也夫南倭內有災沴饑饉之虞譬之人身內外交病非盧扁不能治劉公非今之盧扁耶不惟愈瘘痺之疾抑且能扶朞頤之壽郡之士民何幸而際斯耶然則公之澤遠矣繼此者尚無廢厥功哉

皐陶廟記

韓　文

洪洞縣南十里有虞士師皐陶氏廟在焉爲堂三楹庭稱之規度卑隘非直無以容俎豆崇吉蠲而庭與堂久傾圮弗治嘉靖癸未秋廵按御史萊陽王公秀過而陋之乃擘

公帑之餘若干緡以授平陽府推官喬年董縣之主簿王埕新之為享堂一視昔加崇焉為内外庭二廣視昔修倍之為重門一為綽楔於通衢又一則視堂若門之宜以為之制而總署曰有虞士師之廟廟成謁記於文文惟士師古明刑官也古之刑非侈為條約待其入而敝之如今之為也有教之道焉教者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也古之君如堯如舜如禹皆慎徽敦典以端是教於上而下之為臣者惟明夫孝友睦婣任恤之則以弼是教之行曰臯陶之謨曰慎厥身修思永敦叙九族意蓋可見矣斷

義不明世之人遂有薄倫理駛臨訟以犯於有司者矣甚或出其不逞之辭以邀庇於神幸而售焉則曰神誠有靈也則操壺榼羣巫覡以醉且嬉於廟而卒莫有悟焉嗚呼教之不明一至此哉聖人過化之邦固亦有是耶御史氏過平陽既新堯舜禹廟器茲復出其餘以新斯廟豈惟致其力於一代君臣殷祀之間哉亦示之教耳教之興則民之與可卜矣紀其事而繫之以歌且曰使後之執祼奠於斯廟者聞皋陶之德如將見皋陶焉歌曰惟天生民若有恒性哉惟辟奉天厥性之盡哉惟臣佐辟惟刑之愼哉惟

之粉盡教曷成教之弗成刑何型在昔先民惟性之明惟性之明惟教之興惟教之興刑期無刑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春秋報祀曰此方之常我祀既辰我廟既新匪神之私惟爾教之陳爾教既陳爾民既新惟從欲以致休於神神歸乎來哉惠此方之民哉

重修堯舜禹廟碑記　韓　文

堯都平陽舊矣唐顯慶三年始於郡城南建廟祀焉後宋元相繼或遭坤輿之變或值兵燹之虞廟廢而興者屢矣我朝正統丙寅山西左布政臨漳石公璞奉命重修迄今

歷年滋久巡按侍御崑山周伯明公倫按臨河東偕孫魏二僉憲率府衛官僚恭詣展拜徘徊瞻顧之餘惜其殿宇門廡等處率多傾漏且以舜禹二祠配於堯殿之後殿之左為老君祠右為伯王祠祠之後為玉皇閣皆肖像其中乃謀諸二公曰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位親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況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陽支郡今置二聖於殿後不得專尊於禮弗稱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載於禮不經誠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後瀆莫甚焉悉命撤而正之更老君祠

爲舜廟伯王祠爲禹廟閣則三聖並祀其上仍榜堯殿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閣曰執中各分秩然禮法詳備使吾人於千百載之下謳歌擊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氣象如親見之者豈不休哉是役也太守郭君二守李君通府柴君韓君推府東君賓綱維其事廟成復於三殿之前各樹門扁堯曰俊德曰協和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殿之周圍鼎建新屋五十二間廊房六十八間翻瓦通計四百五十間增蓋齋宿并盛奠房各一所共十八間至於碑亭神厨階陛垣墉等處敝者葺之缺者補之卑者崇之隘者

辟之由是易朽爲堅撤舊爲新凡衣冠縉紳之士得於瞻仰之際者孰不起敬起畏乎蓋經始於癸酉之冬落成於甲戌之春功甫告完太守郭君偕諸同寅請余爲記時予以司農謝事家居固堯民也敢書之以揚我公追崇三聖之意

張長公行水記　王溱

昔堯都平陽有洪水之儆舜乃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于時地平而民作乂書曰濬畎澮可徵已嘉靖三年夏王子來守是邦歲值大旱乃渡汾而西將謁平水神禱焉田有

渠洴其畝澮之跡乎觀於阡陌之間西南其畝者厥田滋以茂北東望之土燥而苗將槁焉問之田父田父曰上官河塞者於是乎四紀矣乃觀於平山之下平水出焉祠其上前爲龍池東流至於清音亭過雲津橋十三官河分焉東出石槽澗至於分冰口東南分渠得水十之三爲上中河溉辛家諸村之田焉東北過新開口又東北山水決其防上官河塞焉乃觀於席坊橋之上厥水溢於上申河遂入於汾曰嗟乎聖有遺跡地有遺利仁者不爲也民有遺力水有遺流智者不爲也於時諗於衆將疏之僉曰張長

公其人行孚於鄉無私而好惠盍屬諸明年乙酉春二月中旬乃屬長公疏渠自郙坊西爲堰以坊山水之衝北過祿犇橋至於小榆橋又北夾岸而西出麻册澗北於是乎溉麻册諸村之田北至騰槽而東分斗門於是乎溉界峪諸村之田北過西宜橋分洴東流又北夾西宜觀東流爲二洴又北爲計家溝於是乎分溉東宜諸村之田北爲澗北溝又北爲八溝澗東流而北西過小橋於是乎溉段村之田北爲石橋東流分洴北東過衛家溝分四洴又北過武亭橋分洴北歷五橋而分爲二渠於是乎溉劉村之田

記三十八

田計二萬有奇村計三十有六皆於上官河有賴焉渠之廣一丈二尺深倍之凡四十日告其成功王子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表爲山河以戒其域疏爲川澤以導其氣區爲陂塘溝洫以鍾其美今夫河水之歸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財之藪也是故民非田弗養田非水弗殖民之大事在田神之粢盛於是乎供人之蓄庾於是乎出國之供給於是乎賴天下之安阜輯寧於是乎成凡以水無散越壅滯田有所資也長公之行水也無私則行所無事好惠則澤溥而衆服故行無事庶乎稱智焉澤溥廢

平稱仁焉功四十日告成而民爭趨之庶乎稱義焉一功成而三美具所謂行乎於鄉者其在玆乎鄉之耆老王銘張威率諸村之人請表其功乃於平水祠前之西刻石以昭不忘人皆曰長公以孝友知名鄉里鄉黨之貧者長公多䘏之或病而死不能塟者必為棺以助焉高河之上嘗總石橋之役出百金以先尚義者斯其素履之大者也長公姓張氏名滋字宗乾大中丞西磐先生之兄也人故稱長公云

修平水泉官河記　　呂柟

平水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之下平山者莊周所謂藐姑射山也平水之源爲金龍池池上爲龍祠祠西南近條山數泉皆入平水又東二百步爲平水神祠祠前爲清音亭東過清音亭之後爲雲津橋而平水分流俗所謂十二官河以溉臨汾襄陵之田者也蓋自是第一流爲上官河以至劉村夾河三十六村爲田二萬餘畝皆資焉然自張家橋東過石曹澗至於趙牛溝其南支流爲上中河而居民新開飲水之處則在其北焉又其東爲席坊橋其北則受小石橋之平水席坊澗之山水水多泥淤砂礫

上官河遂不復東行而南入上中河矣於是席坊麻穿麻
册南小榆諸村村皆受其利而麻册洞以東二十餘里無復
勺水之潤矣於是上官上中民交訟焉太守王公曰上中
河者私也上官河者公也上官河博而遠上中河狹而近
不法不德則守不堅法則民畏而訟平德則民化而訟息
究厥病本其在席坊橋乎有張滋者善行水遂使滋決席
坊之壅濬平水上官河之源於是上官河滔滔東注直抵
劉村鎮以復其舊而界峪下院東宜補子塔頭段澤馬務
南劉辛息諸村皆成陸海不玗而稻粳茂不雨而麻麥熟

蓋雖江潜湖濵不足以方其美也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日均沾其澤或有尊賔嘉客道出平陽太守則邀謁平水神祠坐清音亭上矚官河之源流賦詩飲酒與民同樂歌曰官水漾漾兮百穀成水無私沁兮民不爭判官呂柟曰王官谷瀑布泉下流爲貽溪水可灌田千餘畝唐司空表聖立法咎人以時用之至今不廢異時太守李公義方亦作永利池利澤渠而趙城洪洞臨汾亦甚賴焉太守常云政在善俗俗先禮讓禮讓之興在閭里田桑鷄豚之間夫虞芮亦平陽屬邑昔人訟田不决如周以平皆慚而還

置開田焉今猶有遺風也於乎人孰無是心安知他日兩河之民不爲貽溪永利諸渠乎於乎上官河其永矣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工興四月四日成太守字公濟名溙開州人辛未進士前監察御史

修澇河渠記　楊起元

臨汾縣治東北八里許有欒家河即澇河也其發源自浮山之陽山勢聳崎厥名龍角迺其下則黑泉流漏瀠洄蕩漾行數十里而龍神會西金水注北三川彼同流斯爲澇所過東張翟底諸鎮民在在引其水用溉田疇之渠亡慮

千百然莫足數也洎再折而至樊家莊則瀕河之衆築堰壅導溉田可千餘頃蓋中蘆等九村咸得其饒而惟正之供始以水名矣歲久堰廢農工觖望一遇旱乾則汲井灌田漬爲斥鹵苗且槁而逋負靡所償河之爲利害也厥惟舊哉萬　丙戌冬邢侯以名進士來君吾邑疇咨民瘼細大兼修湛恩汪濊淪洽于林林比比之衆四年所矣庚寅春大旱作苦侯痌瘝在念惓惓求所爲拯救之方已廉得樊家河水利狀則躬自相度銳意必興惟是愚者闇于成事而民情狃于目前且以一朝興大役動大衆故築舍之

議紛焉盈庭侯迺輯父老詰河干徐諭之曰吾獨不恤而
衆而竭而力爲無用之溝洫哉弟吾念之不一勞者不永
逸不蹔費者不久寧天下事類如此矣且而所輸力不能
毫髮而所以益而田利而生業者固恢恢大也爰捐俸金
發庾粟以田夫數萬衆纍石爲堰以障河也鑿阜爲洞以
注滂也浚地爲溝以達田也堰在洞之東高倍尋而廣以
十軌長又倍之建大閘四而壅水注之洞洞通溝順流而
下因地形也出洞口鑿蓮池以瀦蓄水也洞之上起亭亭
又上搆樓登水勢驗祲祥也侯之制蓋其詳哉于斯時也

侯以民之心爲心而抒猷念祛因仍額衆感喜康共心煩于計畫舌勤于告誡躬逐于塵囂蓋溽暑所不避而朝夕不暇食焉故九村之民皆以侯之心爲心鳩材趨事踴躍爭先不幾月而大工以建大利以興迺題其堰曰千金洞曰流膏亭曰觀瀾樓曰水雲各有取爾也事既竣九村父老濡侯之恩而　侯之賜將築宮肖形時禋而永瞻之則相率而謀于楊子楊子曰善哉爾民之請也夫觀河洛而思禹咏甘棠而思召此在異世之後尚然况今之身承而圖報也豈顧問哉然侯之澤詎獨此一河之治而民之戴

侯詎獨爾九村之中豈哉爾民之見也其亦未觀于侯之大者矣夫侯慱貫天人上下古今文追兩漢詩擬盛唐蓋世之所稱非常之人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故自下車以來含冰茹檗礪志貞守則萊蕪之甑未爲寂矣布慈敷溫涵悅違安則中牟之雉未爲馴矣明倫廸士易俗移風則蒲亭之鸞鳳未爲豈弟矣心和政平訟簡刑清則單父之琴聲未爲暇豫矣發摘如神羣豪伏辜俄而靈雨四浹轉歉爲豐則京兆之鈎距淮陰之隨車未爲踔絕矣故吾邑士者農者適

籍者負版者樵且牧者服工賈者其林林比比之衆不啻處春臺而遊和風凡謀所以築宫肖形時禩而永瞻之者獨待爾九村哉顧侯方崇雅示朴絕名去美而豫設去思無乃拂侯心亟于時禁且以侯之治行徵書且旦夕下而吾林林比比之衆固有志而少需焉者也夫九村一隅也治河一事也此曷能盡侯萬一而爾固孜孜以請也于是諸父老相與矍然而失瞠然而顧久之乃曰吾等出作入息不知君侯之政若是第吾伏思之往河之未治而利之未興也荒旱頻仍斥鹵瀰望菽粟無兼辰之積比閭多愁

嘆之聲加之拔焦壤供水賦而吾等之生日蹙今而藉侯寵靈漸涵覆露吾九村千百頃之地皆沃野無凶年吾且深吾畊畢吾稅退而耳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吾昔也待命于天而今也待命于侯矣吾鄉不遽築宮肖形時禋而永瞻之而伐石樹碑以紀渠溝阡陌之廣狹暨河工落成之歲月亦豈靖之所禁而拂侯之心語畢楊子悚容而嘆曰于休哉是可以識治道觀民情矣夫導利以布下者上之所以好仁也銜恩而志感者下之所以好義也昔漢杜詩修召信臣之舊渠以溉民田百姓競謳之史氏亦後譚

之孫斯以覲于侯信今日之召父杜母矣後之興治利民者其尚俾之勿壞哉工始于春三月落成于夏五月其溝洫圖畝載在碑陰侯名雲路字士登號澤宇中庚辰進士北畿之安肅人

臨汾縣重修文廟記　呂枏

臨汾縣文廟在縣治西崇道坊本元季察罕帖木兒之祠

國朝洪武十一年建學于茲易扁爲大成殿然格制既乖復不當陽不厭士衆心宣德以來縣令相繼葺其浮署無能改作嘉靖丙戌任邱人袁尹淮請諸太守開州王公溱

巡按武城張公録審方辨位依式樹規殺材半搆工役方
輿巳發狀請記于予而袁適陞泗州去厥功未考嘉靖戊
子膚施人董君珊繼袁治汾覩厥墜緒心用弗寧會巡按
三原穆公相令郡邑修飭廟署敦作文教董是以獲請申
揚前業而新守磁州葛公譚亦視績加飭于是殿堂龕室
戶牖廊廡門墻序咸次第舉諸生請諸學諭辛君珍列
狀發使濟江問記椭惟茲役雖崇先聖實為後學後學學
先聖之道不可他求蓋道雖大進之則有漸理雖深造之
則有端昔者先師以易道之未明也辟諸出入之門以開

示後學故斯門也其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致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諸士子之于斯也行乎其序則必盈科而後進覩乎其墻則數仞之難窺瞻乎其門則奮獲入之或寡循[illegible]廊廡則嘆後賢亦可登窺乎戶牖則知納約之自明登階堂則思仲子路之已升優入室則思衛武公之相在借物而遠取即身而近求凡絃誦歌舞之時皆藏修遊息之地然後聖道無往不可學而此身無時而離道矣諸士子勉旃無負董君乎董君字邦奇舉嘉靖丙戌進士廟落成在

巳丑秋七月

重建行水碑記

呂柟

李太守者京衛籍浙江景寧人舉進士諱璟字義方嘗平陽知府也行水者成化末年修利澤渠及永利池也利澤渠者長沙李學士先生東陽有記曰元中統間有引汾水者由趙城衛店堰而東流合霍澗二水爲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四萬畝至順元年晉寧路達魯花赤朶兒只因地震渠壞又浚洴口五十二小夾口十有九桔槹護夫皆具以教農興事國朝歲久渠湮水壅成化甲辰大旱

太守請於當路重浚此渠引汾水於洪洞西北築壩以截其流復取霍澗之合流於羊獬壩鑿池四區窪而級之以爲甃槽渟洩斯水又於高河築壩二丈窪十有四節啟閉以時灌溉沃饒引其餘水入流城中資萬室飲傍水地價頓至十倍矣永利池者錢塘倪宗伯岳有記曰平陽郡城水脈鹻鹵不可民用宋慶　初知州潘大博引東山卧龍岡黃蘆泉水入城爲池積遂其中金源氏亂水塞池廢國初郡守徐仲聲鐸北引汾河滌利渠水穴城注池以供衆汲中爲土梁界池爲二甃以甎甋四方各長二百有二十

步其深七尋楯檻於梁上便人往來名永利池歲久衝涸兼豪右侵據民罔攸賴成化乙巳太守委官募役重加濬治旁池鑿井朝夕利汲而錢買車運之苦遽革又慮池瀦停濁鑿通池前郡學及不由兒濠環爲芹泮城外之水皆可引入城中無滯又於羊獬之間鞏石爲梁洞殺上流勢用去霖雨泛汾沒溺民田之患明年秋請諸當路刱爲引水洞長千有百尺過水洞長亦半之井橋既具花木茂楯仍作書院於池側以居俊秀其利始永矣棟昔過洪洞汾趙之間見溝洫縱横禾麥肥美以爲江南湖東亦不過是

詢諸田父皆曰李太守公之澤也今見李倪二記不信然
哉太守曾公解梁鹽利主開西塲門運入餽千金而不受
有垣曲賊數千為亂猖獗太守單騎招撫之賊感其恩信
解甲設犒寨中具牛酒享太守而降事聞上賞太守金帛
甚厚而垣曲父老以石刻太守相搆祠以祀之此皆為人
所難爲者使太守而在兩漢也龔遂杜詩當遜居下風矣
太守自平陽遷湖廣參政山西按察使福建左方伯所至
有政績云

恩賜紫金山記　　呂乾健

邑汾南數里許有紫金山峰高嶺峻爲邑巨屏山間一區林叢可廬泉甘草美蔚然清秀遥望之有蓬島仙屋之趣元末時邑西關廂郝公修巳卜築于茲耽玩山林怡情翰墨丙辰以明經擢天下第一壽授戸科給事中犯顔諫諍無忝骨鯁且慈祥樂施至以常俸賑給軍士時都下皇城役作公與督焉民苦無水往往有至死者公求羅鎭撫井被叱公將自縊忽上微行詰公公以鎭撫事對上怒命公爲刑部監斬官而剹鎭撫役民無得水而濟者公之力也後官至刑部郎中年老乞骸骨名歸負囊步履道路間

關觀者苦之而公怡如畧不介意上疑其有私詔亟驗之止携俸一錠而已既放復驗則並削金稍藏矣詰之則曰爲旬日路費故也上悦曰眞廉官也乃以操持清介明刑弼教褒焉賜公所居紫金山其山東至大水峪西至照殿峪南至石門界溝北至沙坡爲養老計且命子孫世守之賦其稅五斗焉噫嘻國法森嚴羣臣多以奸貪被斥獨公忠廉故荷眷殊深萬　辛巳歲邑令沈公承均田命丈及此詢賜山之由瞿然曰君命不可違公德不可晦也即給符于其後蓋爲異時貪暴者慮也故立石以記之

伯益墓祠記 太平縣有伯益墓 魏公韓 太平令

有虞臣伯益之墓士人不知而犁鋤將及焉縣官之過也今查邱隴陵絕上有無糧地百四十餘畝就其近墓與祠者築墻數百堵爲衛重葺正宇新增享殿一樂亭一門二旁植以松檜墻外閒地聽守祠人蒔麥以爲歲獻之資亦以永茲緒焉耳嗚呼聖人之澤功在天下萬世一抔之土若臧若沒誠痛乎有餘悲也况生若地居若里族黨世系猶可彷而彿之者乎後之君子應有同心與起者崇禎四年夏黃岡魏公韓記

水利記　許維新

平陽有小水利如龍祠雷鳴渠等是也然渠有長導有夫皆自爲綱紀如官政然其驁而悍者率舞智力爭之或應後而爭先或應少而求多衆人之利勢不能下則羣起而噪介特其衆往往鬬殺人如郭進書等殺三人于前盧光裕等危兩縣于後獄之不大亦其幸耳楊天青郭禮娃諸人尚其小格殺也太平稷山諸縣時見告矣此由坐鎮者不足畏故人敢雄行亦法無蚤決故謀始或當議也然各地之爭由來久矣豎有石畫有界即尺寸不可易也能是

官無常案水有壅塞界有埋没則爭端起而黠悍者或故爲壅塞埋没以生端今欲止其爭須先其始凡有渠之處各理其案各正其疆各檢其石府州縣案皆合符斷碣之文咸錄在案農祥未興偏爲經正一番經正則一年難爭有爭則亦易定此或止亂息爭之道也如近日臨襄之爭求諸舊碣而碣已潛移訪諸渠條而條無掌故遂使奸人借口官無定憑杜當陽之石一置山頭一沈澗底此其爲慮則今日平水之石畫也

建雄驛生園記　亢孟檁

蓋聞聖人制刑欲其明允矣而又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茲非聖人好生之本心乎我國家稽古定律凡徒者或付驛亭或置斥堠使給百工役使以奴辱之滿其年數而舍欲其更新也余臨汾建雄驛在北郊其儀門之右有圜墻內室以間計者五驛胥吏牟其二餘三以居逮繫者皆年久圮壞室故有扉有牖也胥史欲困儥諸徒乃併其牖與扉皆窒之獨穴墻使勃窣出入室中昏昏無所覩日徽纆百人而羣其中擠排踐踏鬱抑薰燎爲瘍爲癘以故瘐斃者相枕籍稽令甲圜土之中皆置氣樓凉窻

造木栅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煖古人之所以軫刑獄重民命也乃以法未麗于大辟者而使之就死地寧非仁人君子所深惆哉余邑侯澤宇邢公省方行野嘗憩驛中見之卽惻然曰置徒刑者本欲以生民也今法酷于犴狴以死罔民失本意矣亟驅胥吏正其侵牟撤其營窟庀材僝工皆出俸金成之踰旬日而告成爲室凡八間間各有扉有牖牖皆蒙以苧縠别立爨室給以薦席予以漿飲于是瀹滌盪沃疏爲清芬人乃翏然休然脫陷穽而袵席之全活者甚衆皆手額顲天曰邢使君生我

矣禧聞之諗於衆曰亟休哉公之仁心仁政不遺纖細如此哉公以進士涖吾邑學道愛人禁網疏闊凡被其德澤之淪濡者若登春臺而遊華胥至其恬澹粹白之操神明踔絕之政難盡揄揚若茲因徒細事亦必慮之周而仁之至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眞公之心矣因名其圃曰生圃後之人尚其體公之心而生生不已哉

巡視河東記　許維新

余始巡自河上始禁一切供張食有品器有數無他勾考不具文冊聊以問俗獨覽觀風俗較收受錢穀重輕閱城

登睥睨問守備而已平陽至安邑邑里阡陌皆可觀臨汾
襄陵有水田畧如江鄉襄陵多白楊茂榿合抱成材常彌
望曲沃多墾匪道路亦狹而盤紆故曰曲太平亦有水利
夏縣土白墳宜木多果蓏安邑棗如故其佳者在相里種
葡萄如種田架不及肩青虬　珠應接不暇貨殖比千戶
侯不及此此缺文也安邑而北則萬泉城南十餘里爲孤
山其上有風伯雨師祠光武避雨處也松栢攢生如頭上
髮山少土多青石根穿於石如穿土其不入者屈旋而起
紛披抱榦或自石隙出繞一石而縛之至於柯葉之奇不

可名狀偃蓋虯龍無之非是矣沁水有荆浩常於洪谷圖松栢迄爲嘉話何晉之多佳木也河津西二十里爲禹門兩山揷天河出其間安流不鳴如處女在閨門俯瞰兩山斧斤之痕鱗鱗可辨洪荒在目睫間耳南望河流勢漸瀰漫問土人司馬太史墓曰相傳故在東岸爲河所齧水中央矣其土宜瓜秦晉皆讓不如其北鄉寧爲囬所入寇流刼路削壁間底囬曲爲路終朝行不見日已渡數十里則望過處射可中也再北雅土阜遲望捫天已升升則前又有捫天者皆不以田而田者或在遠山上畦徑彈聯若鱗甲

之在魚腹也此地饒炭人悉以煤爲業亦多富積者非此
則煮石食耳與吉州大寧此三城皆當山河道中稍若道
傍村舍有睥睨闉門而已隰州去河稍遠田廬亦稀石樓
永和漸類塞上此數處皆山行山曲野老聞官至率焚香
門而窺之呼而出戰慄曰山中從未覩官使過與語田里
種樹事敬信可掬也有老嫗王阿告曰夫亡無子有田廬
其姪之藩據而遺之徭賦餓且死催徭賦者尚在門乃檄
縣捕其姪以産歸阿終其身石樓山間流水淙淙遶村逕
問何不以灌田木下地上亦有累石於岸者若堠而平處

其中以儲水曰此車薪杯水之謂也有累石力何取涓滴因語其令以江南戽車教之凡諸山間多文石紫綠者率可硯永和尤膩稍類端州因教爲研材以易米常自取一片以輿之力田者大寧爲多有兩兒引一牛而種豆大者十一小者九齡回旋山坡趾錯於外不墮也余觀之如累卵因出少鏹勞之大者得而投於種小者欲分之大者給曰種之矣余惜使左右爲出之曰給也兒能稼壯可知矣蒲縣什八九皆山山率無樹至公子山蓊鬱不見山如一樹也問土人晉中山何以率不種樹曰亢不可以樹曰此

山不亢乎曰此重耳斬祛處神所棲也孤山何以樹曰
爾之神漸之又東皆濯濯無一木再東又連山樹如公子
山曰此何以樹又何神所棲其語塞因是見諸所長吏雅
令教種樹夫土宜禾山宜木晉人種樹於田種田於山山
據其田者率併樹不復種問其顚倒率以旱爲解不耐旱
者禾也易雨露灌溉者田也使移其鱗甲於田而推廣重
耳孤山於捫天之皐十年之計在焉卽無年大者可材小
者可茹何至拾軟石爾啗之其諸所見所聞事多不録至
於蒲解稷山太平洪洞翼霍趙城諸所皆擁傳過之而駐

蒲爲久以愼指在焉非專徃不稱巡也初余至大寧而病
亟時時呼醫又山坂上下率多徑疑其有他也歸而檢諸
門書得諸所亍賂狀盡寘之法併亍者官吏咸坐之問不
檢文册不入簿書門吏無一錢事亍之何爲曰山間僕夫
輿馬不備冀相寛假耳非渠見索也嗟乎若其有一錢事
或有求又何言哉余滋懼此向來所以寧罷不巡也因念
再有出一門吏不復携有所役使即用其地人便蔡人吾
人而况莫非平陽乎出不出不足論吾見有面赬者至於
今念之山深餓人安能飛而訴其爲王阿李氏也豈少乎

而況儲書可畏也

平陽試院記　　王三才

嘗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廢誠愼之也至於利害較然判若蒼素而數百年來仍爲缺典此非智不格力不贍也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存一苟安之心則玩愒歲吾計日釋負徐聽其舉於後人而後者又然日復一日誰能爲國家計久遠者則利安得盡興而詎能勝其害乎以小喩大槩可想見矣明與興廣勵學宮試事歲舉歲必葺厰蕭然煩費子初入晉計爲經始而時以大比

刻期未遑也越歲再校平陽县問廠費太守進曰廠役歲興每費民間幾三百金借用物料不與焉久亦屬烏有不若創建之便余曰洵哉每歲費三百金則三歲幾千金矣諸物稱是費且不貲則困在民且蘆葦覆葺不蔽風雨往往左執蓋而右操觚甚至不終局而改期者有之則困在士國家誠重賓興何靳此銖兩而重困士民為亟議經理之而惴惴焉猶以煩費是懼數日太守以議報因倉地之曠以為基移廢院之材以助楦動歲考之餘銀以克工料蓋不煩收闠徵發而事在指掌間矣遂請於大中丞魏公

道楮使劉公二一公可其請遂屬其役於縣遥擇董理聚材鳩工吉期告祭余復諗之曰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厚集者不永賴寧堅毋瑕寧費毋簡務鞏固而毋事目前不然昔虞建而後復虞圮昔以無厰病民而後復以厰累民利與害等耳爰是董飭加甃砌築基堅不踰三月而後告成凡爲正堂五間前有軒旁爲席舍東西各十一間門皂房各三間又前爲儀門內有坊又前爲大門外有坊後川堂五間上房七間東側廚房五間西側書房五間後旁書房三間約費金錢若干規模闊大而基孔固蓋屹然不朽之

業焉嗟嗟是役也不費正供不勞民力裒餘以舉缺因廢以爲興而大役落成鴻休永藉居民無騷動之苦而諸生免風雨之虞去百害而就百利彰較明著夫以數百年之精神三十六屬之物力豈不能辦此而何因循歲月迄今始定也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非不能也不爲也不爲則折枝同於超海力爲則一簣可成邱山憂國奉公之心移於避嫌果敢奮發之氣耗於推托臨渴而思鑿井渴已而忘之賢者不免諸務類然何獨一廠哉然則是舉也通於治矣故特記其事而附存其說太守黃君諱道亨閩中

人臨汾縣尹盧君諱養浩蓟北人而董其役者經歷王子
大主簿沈天衢皆與有勞並得書

新開永豐渠記　王榮誥

永豐渠者乃新開大明村渠道以瀉通利渠之暴發渰沒
大害也夫曲防病鄰覇者不爲截胥及溺仁者不忍乃者
通利渠之下流逼近大明村一帶每遇雨霖暴流泛漲不
惟禾稼之災抑亦民居之害灌浸蕩圮沉竈產蛙民無所
定村耆老鄧伯富數十輩習見我邑侯澤宇邢夫子以名
進士治邑五年於茲矣比歲禳蝗禱雨賑饑瘞骸興學育

才恤孤理冤種種善政澤在口碑近後開澇河渠漑田數千畝成沃饒民登殷富以故相率投情乞開所洩水患渠誠謂夫澇河之開以興利而茲渠之開以除害也厥告牘行邑丞胡君勘焉胡君亦軫民瘼者昕夕不憚煩勞察見其下衝之害不爽所告曠所入水及出水處約三里遂開渠且也庶民子來亟爲輸力輸貲不戒而成則是渠之開也固順民情而爲之者也工始於庚寅年九月落成於今年二月自時厥後居常則水流通利渠而下以漑田故者無失其故暴漲則就此新渠而注之汾民無水患悉欣欣

然安居樂業焉邢夫子汪濊之澤胡君蓋揚其波而衍其流矣渠民輩相率來丐余記且名余故記歲月命名曰永豐渠名永豐者志邢夫子暨胡君之豐澤永永無斁云

重建晉橋記　　高邦佐

古循良之吏政必蘄於利民利必蘄於永久而粉飾之迹近名之心毫不與焉奈何吏治日偷由斯道者鮮矣以今觀於邑侯馬公蓋其人焉吾襄北門之外不數武爲平水上遊有津梁跨其上名曰晉橋其來舊矣路當子午往來如織有不可一日無此橋者萬曆癸丑六月霪雨肆虐河

水暴漲一夕橋忽傾圮經由者搴裳以從率患苦之顧其爲工也鉅其爲費也奢而其爲力也艱衆咸錮錮然慮此橋未敢復望其成即成亦未敢望之旦夕也公以海內人豪來宰是邑甫下車周咨疾苦加意拊循百廢具舉一日臨河目擊其狀愀然作色曰太人舉事勞民而利民則爲之勞在一時利在久遠則急爲之等勞耳自我則事半而功倍自後人未可知也見民之害不能袪巳不任其勞而以遺之後人令職之謂何亟謀諸父老揣廣狹度崇卑量經費凡例舉矣遂請之當事力任其成報可則先錙俸金

爲經費不足則斥贖鍰以佐之士民感公之德爭輸資助力以成其志公矻矻然經營指麾若視其家人子弟之阽於危也力募諸民物給以亘上不煩科徵下不虞賠累經始於甲寅正月訖工於乙卯十一月橋高二丈二尺長九丈廣二丈三尺下開三孔上楯石欄河之兩岸甃以石隄以防衝射上爲綽楔者二神祠者二壯麗巍峩幾隱隱若長虹之盤踞也不惟克復其舊抑且增勝於今糜金錢七百兩有奇粟麥四百石工竣諸經理者具始末請紀其事余謂斯舉也蓋一事而衆美具焉覘民淪胥不啻已溺至

仁也水無衝决徃來涉利至惠也煩勞之役毅然仔肩至勇也俸鍰佐公不以自潤至廉也市物募工毫無偏累可以觀公不動聲色規畫井井可以觀才畚挿繁興人心胥悅可以觀政不寧惟是周官徒杠輿梁以時告成王政所急公集衆善以成一勞永逸之舉誠深識治體者寧亶便利此一方民耶嘗考史册所傳循良之蹟視國如家視民如子陂池溝瀆之屬屑屑盡心焉公率作興事政類此孰謂古今不相及哉柰之何今之牧民者多不利民而自利即知利民率不能計久遠而圖近利其心亦以有近利即

御之易衝也則於名吾何利而爲之故惠民之政闕焉不
三尺有餘其基蓋炫燿之迹以駭人耳目民安所恃以攸
也則因岸勢而低循吏之寥寥也若公之不有其名而名
不齊延袤計二百豈不毅然行古之道者而可槩見耶公
矣慮水勢之迅激暇自逸此特其一班爾諸凡政芳規更
磯凡一十有九遠者皆亟亟爲民圖永利無粉飾近名之
爲祇柱而莫可撼下可幾而理矣公諱逢阜陝西三原人
財度工其費多出
以錢募而借於農

岸記　　王應吉

之財用民之力而西郭以東去汾不百武每值秋水泛溢
是役也肇於辛巳患自嘉靖壬子以來則洪流旁注其患
下多泥濘水渦爲沒爲巨津後漸侵近民居逼且慮及邑
門不撓卒用底績其間如寢積薪而厝火也語云城壞壓
固如是哉且修岸襄陵之謂哉巳卯冬邑侯蕭公奉命來
者悉爲申豁以免疾苦目擊汾害而心憂焉時惟重煩民
者蓋與汾水同其政之又明年也則庶務咸修羣情允協
德於有永而以祠請彌之僉報曰可遂涓吉相宜繕堤於
之害最切而感侯方保障計且修築有法董治以時慮周

有近名彼迂遠之潰決之處悉甃以巨石下闊五尺上闊
講而一意於吊詭堅厚完固而不可拔矣慮高卑之難一
曁哉而又奚惑乎昂之高者至一丈五尺而卑者則鱗次
與澤流無窮已時二十餘丈其形蓋連亘倚伏而莫或間
精勤舉職不敢自也則於數丈之內每出一磯頭以殺之
僕未嘗使世之仕　明望之形若盤龍其勢蓋崚嶒峻聳相
心若公也者則天矣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至於措
癸丑進士　公節積餘而取諸經畫者十二其力率
新修汾河石隄者不十二三蓋彌民之害而不傷民

襄陵界在汾水之不妨民之事雖古循良惠政何以過是河岸輒衝歲爲襄三月訖於癸未五月方其經營之始岸特甚濱河腴地悉力甚艱邑人頗難之惟侯矢志圖成不疸矣吏民固惴惴其宏才大畧敢於任事而果於有爲也境敢不是圖今日之歲適奉詔清丈浮糧凡地之没於汾襄甫下車則詢民遺累此尤侯之悉心民瘼而造福將來力未敢輕議乃[illegible]泚流長矣邑之士民乃建祠勒石欲昭功乃歷陳諸當道而之碑記屬余余邑人也居逼於汾覩汾汾之西岸以爲一之恩尤深雖不文忍辭耶是時余方承

之中州每顧黃河奔流未始不念及汾患蓋汾水發源靜樂經太原平陽以至襄陵由陵而南逶迤以入於河則河流奔湃亦有汾水存焉河之衝決靡常處其地者有隱憂因河之患以思汾之患余寧一日忘乎嘗讀史傳所稱述守令而叔敖文翁諸君最著蹟其政則或起芍陂或築腴口眷眷然爲民禦災捍患若慈母之於赤子而當時之爲君者至下璽書褒異錫之章服卽萬世之下亦莫不握牘榮豔焉若侯者不與叔敖文翁諸君子並軫齊驅矣哉侯之善政炳炳朗朗昭人耳目者未易殫述此特其弭患一

事爾今蒞襄且五年行將膺內徵持國是爲寓內造無涯之福一方捍禦之績又胡足爲公闡揚哉聊記其畧以告來者公名大才别號佐溪山東堂邑人甲戌進士

侍郎邢公遺學宮書記　胡謐

禮部左侍郎邢公遜之前爲國子祭酒時以其歷官於朝所聚古今儒書若干卷重加裝潢各標以目不遠數千里與歸遺其縣之學宮而與鄉人士共焉且手識得書之繇與勉人勤業慎藏之意於卷端謐方備官是邦提學嘗俾有司因國朝所頒諸書補葺古本殘缺而益所未備會

之舉是惠寧不深爲之慰且幸哉爰亟命工建庋藏之具於學之別室且示所以守視出內凉暴之禁戒而縣僚與學之師徒咸公之惠既皆奮激興起猶慮無以垂永遠請識爲記幷列卷目以勒石講堂之右夫古聖賢相傳之道歷代帝王爲治之迹與夫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悉於書焉是寓士欲博文以約諸禮而究夫明體適用之學非有書以講教而誦習之是猶魚獵之無筌蹄將奚從而得哉雖尼父生知其學猶始於觀書而惡季路以民人社稷爲學況其下者耶故凡有國有家者必建府庫若室若樓簡

堆編積而傳爲世業至於黨庠術序之間抑寧無藏乎我
朝列聖御製之有關民彝天則及勅儒臣纂修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諸書旣徧頒中外之學使士日肄其間以爲致
用之具德意至優渥也公乃購求四方廣蓄未備自羣史
子集而下頗具焉不私於家而出以幸教鄉人士於無窮
其用心不亦仁且厚哉斯舉也匪特以愧夫所司之懈厥
首務而抑使凡名鄴侯家者將必聞而慕效之矣此謐所
深爲之慰且幸也而士得受肄其書尚善體公之用心以
求無一負也哉雖然公非徒遺其書者也始居詞垣一擢

均其善啓壁學甄陶士習之功居多今貳春官尤能以寅
清共事而荐陟台揆可階也然則公平日所得於書者已
足乎已及乎人以昭乎天下國家冀自今凡縣人之願學
者其必因公所遺之書而深求焉於以蘊爲德行著爲文
章措爲事業以趾公之美而不徒然爲是書肆而已則尤
謚之深慰且幸而實公之志也庸因記其事而併書以俟
其卷目則列諸下方云

重修趙曲鎮馮溝渠記　王輿齡

先王之道教養爲本推教養之政以逹諸民者守令之責

也朝廷不擇守令不務教養而欲天下之治平難矣三代而下漢治猶為近古若蜀郡之興學南陽之溉田渤海之弭盜膠東之增戶可謂彰彰者也襄邑為平陽近邑西距姑射東連浮山汾水界於其中姑射之陽平水出焉灌民田萬餘畝故汾之西歲每熟而民裕浮山之麓土厚水深田率高亢故汾之東歲多厲而民貧趙曲鎮左舊有焉溝渠畜暴水以溉田　治中西平張侯始加疏鑿溉田至千餘畝民獲其利四十餘年之間歲久弗濬故道堙塞水至橫流利息害生嘉靖丙辰歲山東侯君來邑政先教養心

懇撫字事無巨細裁之以義入無奸良御之以誠朞年而
化行遂歷阡陌相地勢因其舊迹益加疏廣三月而渠成
溉田至二千餘畝於南北通衢建橋利涉河東之民歡然
如更生焉趙曲父老來乞余言以紀其實余曰此不足以
盡君耳余見侯君青年遠器篤志古道爲政一本經術導
民必先教化當與漢之諸循吏相後先庶幾三代之遺愛
也行完才克行將顯膺擢之諫垣天下之利害必能言之
置之臺閣天下之利害必能行之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
於赤子勒之竹帛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邑之績特

其小試之端耳父老曰雖不紀之無以繫吾晉民之思因書諸石侯君名廷桂字子任號客坡山東諸城人中嘉靖丙辰進士

重修洪洞邑城記　趙統

嘉靖丙申春余如晉其年秋盜張世朝爲變平陽府賴朝廷威靈郎日驅出城遂逸於北郊入洪洞人曰無憂也洪洞新令昝子賢且城完李畏翁之所築也必不能入無何盜西渡汾復折而南既數日延撫都御史苑落韓公聞變南下賊聞而遁遂平郎命余北勘汾獄道經洪洞余遠望

之嘆曰壯哉城乎畏翁沓子身爲干城矣既至沓子以余同年迎相慰勞曰日者聞變倉卒恃有畏翁城耳民亦恃無恐今日頌公者如一口皆思豎碑爲翁表功德兒知翁乎翁名杲字伯寅別號畏菴始任爲吾陝臨洮府同知多惠政民甚德之立祠建碑以表瞻戀未老乞休隱於鄖崗正德辛未流賊突入縣境民罹其毒賊既去令皮子正與邑之人士痛亂思危謀以舊城卑且傾壞無以庇民將改築之適朝廷用廷臣議令郡縣築城如衆議皮子重厥功恐不克濟僉欲借重翁相厥事而又知翁之不可以輕起

也乃復請於翁友韓忠定公勸以大義於是令與縣之人
士咸委重於翁翁遂起視役翁德素孚於鄉民比趨役而
又得致仕判官李釗縣丞張傑與夫義官白清張正楊璟
張瑄栁晟郭儧楊銘商賫商富段剛郭瑋南銳李廸岳瞻
韓天禄王佐相與盡心竭力忘身家以從事且每歲乘農
隙節用民力歷壬申至丙子城甫成而翁以勞瘁遂告終
焉計至今二十四年而功益著民之思翁者愈不能忘昔
忠定作縣志采民歌曰百尺城民得寧有防衛賊不驚至
今驗矣如思想君子風而樂其澤願爲二三子成之余曰

遜哉翁之功也溥哉子之心也夫有一時之功有百世之功有隱功有顯功翁辛未之役今庇民於丙申功在後世者也方辛未翁且退休矣乃成茲大功以折寇賊之勢於將來殆不俟乎堅守死戰赫赫之功而其福民者不亦隱乎今夫人之喜功者往往粉飾牽引繪圖鐫碑而翁成城之日至於蓋棺之年未嘗稍自表見視彼貪天罔人者心事何如耶且夫順民之欲者父母之道也彰人之善者忠厚之風也足以見子休休之溥心矣禮凡爲民禦災捍患者載在祀典重庇民也如翁之功不可謂庇民乎聞翁祀

於蘭之名宦祠矣縣之鄉賢祠可以闕典祀乎碑以表之
祀以報之忠厚之至也晉子曰知翁者莫深於吾兄論功
者莫辯於吾兄請爲文題翁碑予應之曰諾并爲之頌頌
曰矗矗者城既堅孔厚民曰靈城歸仁李叟歸之何爲叟
爲民謀辛未多難衆憂城卑迺思崇堞帝命惟協我叟覛
役民帖工拾城還六里功成五紀層觀重闉百世而蒔垂
至丙申二十四年賊朝北趨望城返旗戰不鳴鉦守不圍
兵民之思德沒而如生吁嗟公德存沒捍賊無仕無止進
退爲國公亡後報民感再造伐石磨礱表畏菴號升主鄉

賢豐我豆籩報功報德于萬斯年

重修洪洞邑城記

高文薦

洪洞故無城建自正統卑薄不足為險迨正德中有流賊警忠定韓公文首倡其事延邑人府同知李君杲督修稍加高厚尋至隆慶丁卯虜寇岢嵐路入陷石州遠邇震怖說者謂石城不險於是洪洞諸大夫謀增土垣行太僕卿韓君廷偉叅政劉君應時叅議王君三接戶部員外郎今封都御史前舉人晉君朝臣巡撫寧夏都御史前太常少卿晉君應槐郎朝臣子知縣韓君廷芳封御史前縣丞于

君邦聘咸集議焉朝臣獨奮然曰土增新舊不相能淫雨必潰且虜狡而易攻盍磚之爲長圖計邑人淺謀者以慮始爲難吝財者以廣費爲惜羣議沸然至有榜匿名於通衢欲集惡少數百人爲禍於諸大夫衆愕然獨朝臣曰此非吾身家事邑人千百年利也持議益堅應時贊之亦力應槐曰此詐也蕞爾之邑一日之間安得有數百之約盍焚之且鄉人非可與口舌爭也宜請於郡長檄下議遂定有司白於朝可其奏會邑缺長吏人情洶洶無所倚朝臣遂任其事蚤夜殫畫鳩工役理物料尋與諸大夫議舉里

中才行厥衆者八十八某也董甄某也董灰董土董木石
工役各因才屬之是時官帑空虛患無財議公舉所知自
百金至三五錢量貲爲差患無力議之財者依丁出役患
無石議各塋移石桌場圖運碌礡間架碩石患工匠無食
議照則輸食患財無守議舉行誼老成人於武安祠收納
請縣之十吏記籍互相議防以原封給甄灰傭及丁壯資
諸大夫廷儁三接慨然曰吾當總土務應特曰吾當總灰
務應槐曰吾當總甄務廷芳邦聘曰吾當總工役務朝臣
及諸大夫曰吾城不能保子孫何以祀先人吾儕宜先務

本塋石爲邑人倡諸爾輸財出役皆不以親私不以黨護卽子弟不隱仍各分面督工暑不蓋行不車與八十人各食其食故邑人趨者如市一日朝臣曰移塋石鄉人必有匿者使人按之果爾遂責以義而石皆集或謂力出於衆吾儕里人也何以馭應槐曰是不難未有輸爾遂盡括邑丁日計工役若干每丁十八日止一轉榜於衢懽然趨之嚴冬濊池無怨者於是增土砌垣周五里二百五十步奇原高一丈六尺今增一丈二尺共二丈七尺女墻六尺共高三丈三尺原厚八尺今增一丈二尺共厚二丈輒基入

垣七尺石疊五尺丈石長石爲釘頂有重甃爲堞女墻舖
舍煥然軒翔拓馬路廣二丈七尺濬壕塹深一丈五尺廣
三丈一尺壕邊植以茂樹工始於戊辰春二月訖冬十月
百雉具起謗者愧伏時尚樓角未建邑令王君詔來焦勞
辛作建樓櫓六角樓四勛勞烜烜是役也財止用於甃灰
工資石餼省五千餘金而財無濫費役不苦於繁興而民
不告勞力不假於貴室而衆不興咨守乃兼於者吏而弊
不生孔財不煩於官帑力不督於有司而人無私議用是
八月之間高堅雄峙楊中丞嘉乃績奏於朝有殊旌命有

司彩幣羊酒及於門捐金督工之家冠服門匾有差於時晉人作甃垣者數區閭者皆謂洪洞高堅最代事蘄中丞檄所司亦曰洪洞最余代事如平陽路閱之果最喟然嘆曰始事者之見遠哉閔猷鉅畫偉哉毅然主之者誰也父老咸曰某大夫某大夫而主持經度朝臣曲突之功首也已而邑令蕭君大才進謁更道其詳如前云嗟夫王令尹之勞懋矣第先是邑無長吏而聚財亦艱矣羣力亦渙矣工料亦夥矣非諸大夫之力之才何以臻茲戶部君尚爲士也而身倡義舉衆咻不奪建此無前之緒創此無窮之

基克成忠定志其力其才豈宜在諸大夫後哉孰謂天下事不可爲哉使戶部君竟其業所爲國家樹立必儁偉矣吾有地方責而不知知而隱焉其謂之何先是戶部君仕隆慶時受恩誥茲復蒙皇嗣覃恩受中丞誥謂非天報其功不可也故塈之坊並表其勳仍欲紀其事棻力奪於官茲居里遂終其事而述之使登斯城者知所以成又知所以守洪入永有賴哉

倉厫記

于璞

我太祖皇帝奄有萬方於𣳾元洪武之初首令置預備倉

於天下州縣所以預防水旱安養窮黎與漢唐常平義倉大義畧同而法治之詳超越遠甚洪洞爲河東屬縣預備倉在縣治之西北恒德坊歷年滋久上雨旁風日毀月敗且制度淺小弗稱德意識者病之嘉靖壬寅夏東維陳侯以名進士來知縣事甫下車即有改作之志適醜虜侵境上下騷然越明年烽旣息歲且豐稔乃先開拓其地不足者易民居益之然後庀材傭力撤故鼎新據中爲官廳廳後建廒十二楹南北共建廒十八楹廳前左爲井右爲碑亭極前爲門門之北建屋七楹以貯斗斛以栖守者門之

南稍轉而東隙地也再建廒九楹以其餘在一隅又於廒之西向建官廳一楹屋三楹便出納謹防範焉繚祟墻於周圍嚴扃鑰於內外雄深壯麗靡一不備規模氣象大過於前始事癸卯春三月而竣事則甲辰秋九月也是皆侯心計手畫綜理得宜之所致而典膳商萬鎰奉委程督殫厥心力與有勞勛僉曰茲侯之嘉績盍文諸石以示不朽因謂東厓子執筆東厓子曰璞聞之親民莫如令令之道保民命爲急察時變爲先何則陰陽在天地間騰降相推必有愆伏苟不能長慮周思預防於未事之先一旦遭時

不幸而大祲焉嗷嗷啼饑之輩顧恐坐視爲溝壑枕藉之莩哉故曰捄荒無上策儲蓄爲上策儲廪又儲蓄所居之地尤不可苟且麤畧視之者我陳侯欲仰副國家周悉萬全之意旼作之圖豈得已哉况費不出於公帑役不及於小民而又捐公餘贖有罪爲糴本朝積暮累克然盈餘上足以銷天變下足以全生靈嗚呼侯備荒之政盡之矣蓋侯天秉廉介剛方豪傑之當爲者毅然爲之無所顧忌大率以惠益斯民爲政本以維持風化爲大端以鋤强剔蠹爲公道法尚斬斬而人不敢干以私由是利興弊革政成譽

起觀風者交相論薦於朝不日有臺憲之擢振華履亨大行其道於天下惟小邑豈能久借侯哉雖然一瀰邑皆侯之澤也召棠重蔭於有永稷稼含哺於無窮侯不可借而其澤固未泯也某老矣伏病山林不能言然涵泳德化之中嚮往方切又不能已於言謹次第書之俾後之人知建倉之所自而遺愛之多又不止建倉一事而已也侯名宗仁字仲居別號訥菴體貌修偉風神凝重望之知其爲正人君子

修阜陶廟祭器記

李濂

皐陶墓在洪洞縣南十三里墓之西曰皐陶里里中故有士師廟云嘉靖癸未夏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萊陽王公巡平陽謁士師廟廟矚敝而惕既閣攸厥舊矣謂祭器未備非禮也乃諭令孫巨鯨曰汝春秋有事於廟器缺而義亡其何以享汝盍備器物以昭神休令受命於是購西山之銅召上黨之冶甲子卜爐庚午鼓橐癸酉徹火越十日而器成爐一罍一簠二簋二鉶二槃三爵三籩豆各十二乃告成事於御史御史謂濂曰器有銘古之道也子其銘之濂於是隨器撰銘其爐銘曰南有蘼蕪其葉于于采之

之馨香孔穀夙夜盥手敢告司爐罍銘曰罍有膠敬爾使
髦罍有醜敬爾君子簋銘曰實厥簋惟稷惟黍神其陟降
汝簋銘曰古有土簋茲易之以金清廟惟欽尚無忘古人
之心鉶銘曰我有脯修和之爲羹吉日丁戊乃薦於鉶再
拜稽首以洽神靈爵銘曰照爾前察爾後爵銘曰執爵如
千鈞獻爵如見神是曰吉人籩銘曰眡爾籩棗栗澤澤士
餙來格豆銘曰豆赤中兮葅醢惟崇兮肅爾容兮庭堅氏
之宮兮銘既成御史覽之曰愼哉祀乎祀思虔虔思省致
虔惟齋致省惟銘茲九器銘也可以永觀省矣乃命鏤於

器以告諸執事者

重修河東公祠記　　吳　珉（靈石人）

靈石邑城西去一舍許里曰子夏里之南有廟一所像大賢卜子夏於中里人春秋祀之歲久寖壞弘治癸亥春義官牛寧屈達里望族也慨然欲修治先出已資以倡尚義者衆皆樂捐施恐後未幾百費咸備乃擇工匠與作自正殿及兩廡墻垣朽者易頹者補獘者繪缺者增重修河東公子夏於中仍於庭之中央建樓三楹祭享之日伶人奏樂於上以和神人門垣既崇啟閉有鑰牧豎樵子不得遊

嬉於內遠近瞻望廟貌森嚴金碧輝暎煥然一新工旣畢寧介其姻友司訓張君廷器詣學請予記之按史記李克言魏成東得卜子夏文侯師事之通志記寓賢子夏晚年退居西河教授後世因追封河東公墓在河津縣書院在汾州祠有五一在靈石子夏里葢魏都安邑靈石亦魏地也當時遊西河亦嘗經此後人思其教榮其過故立祠名里示不忘也夫聖賢之教扶持人紀功在萬世有天下國家者隆尊崇報祀之典固所宜也而窮鄉僻地亦能敬仰休風而思祀之可見吾儒之道灌溉於人心者曷嘗有間

哉雖然予復有告焉立祠祀賢固感其教矣苟感其教而不淑諸身則亦徒感耳必也於集衆釋奠之時覩其像則其教可思思其教必驗諸躬吾里之人果敦孝弟乎果崇禮讓乎務謹其所已能而勉其所不足俾藹然仁孝之俗興則立祠之本意得矣若徒爲觀美玩樂之所則又爲褻焉已耳尚其念哉是爲序

重修郭家溝橋記　　　寧珍

橋在韓侯嶺之南常家山之北各五里去府治二百餘里是爲燕冀之衝秦蜀之經也玉溪王先生曰宜紀其成勸

石語遠近溪張先生曰俞匪作孰則匪載孰傳易世而化
遷聲物泯矣茲還矣乎廼命靈石尹稍騰漢狀若興廢建
治之由稍亦素佩先生之烈喜而附狀於珍以紀之珍拜
手謹按狀云二山密相聯北而溝夾焉崔巍截出與太行
相參固亦太行之脉也歲雨集則綿山及衆壑之水湏洞
奔趨日浚歲深遂盆埝窪是故兩坂峻倚逼乎底極高深
甲於晉甸陟降於茲者輪蹄尢駛靡不驚眩而憂僵蹶也
況陰雨則濘封滑澾寒涸則崇巖薇景積雪堅凝者哉此
亦晉途之至險也珍自秦遊燕如所陳蓋備嘗矣橋於古

昔不可搆國朝正統間有內臣郭某氏者奉命出此閱茲
險艱奏調府所轄郡邑僉丁趨事可謂曠舉矣顧成而復
圮豈謀非其人將大水時囓非人謀可盡抑氣運有數默
有待然也姑合草搆已百二十餘年於茲矣乃嘉靖元祀
壬午御史王公秀守巡馬公卿金公鯉秦公偉府守廖公
紀後先繼至聿求厥成飭其縣尉紀經以總理董率之司
擇其民李琦劉伯純僧張海峯以募四方之財發粟以補
食取煅以俾用於是羣工協力斲石常家山之阿輦材汾
水之曲而砣礲甓甎綆紈菽粟之類亦以時庀於是砥其

爍以壯基邪其旁以殺水之勢導之汾以爲水之歸水潰則制備矣既而於北厓南面搆關王行祠兩楹所以報神休而資默相也夫人謀既協鬼神其依足以與坤靈並運矣珍曰不奪民有天下之善財也不廢農時天下之善力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天下之善勸也夫是舉也財以千百計而民不知力以千百計而衆不擾勞及四年不可謂不久且甚也而百姓不以爲怨其術云何亦諸君子處置宜而三善備焉然諸公往矣先生碑而其人始傳諸公聞之必有大是功者王先生名漆家世開州登辛未進士嘗

於府北郊高河之上作公濟橋其功倍之公濟其字也其興功濟物夷險亨屯類如此張先生名相字子良臨清人以丙戌進士推是府克彌庶績云前推府喬公年霍守宇文牖者則首事時贊襄者也

重修冷泉關記　沈復禮

國家分土畫疆莫不因形勝郡邑天下且因地設險以固吾圉故邊陲晏如而海內乂安成祖建都北平山西平陽爲畿輔右翼而靈石之冷泉關尤捍衛平陽之重地也承平日久邊備稍弛隆慶丁卯之警寇躪內地冷泉失守而

汾霍之間戎馬生郊畿輔幾至動搖則冷泉不但為平陽
重且為畿輔重矣萬曆甲午改汾州為府而靈石隸焉冷
泉無守而平陽之門戶撤有識者憂之越二十年而襄陵
李都諫公深鑒往事念切維桑上封事直諫冷泉為平陽
鎖鑰剖決利害分析機宜不啻列眉指掌上可其議於是
平陽有靈石如故然關之城垣樓雉日就傾頹則險何足恃
適余承之為令曷敢不為綢繆計稽往牒嘉靖終有修葺
之役府檄霍隰洪趙八州縣協其工貲夫役派之民戶余
申議上司發廩粟藏金鳩工庀材畚鍤之役計工予值與

圮斲者捋無不樂趨事者日率尉劉廵檢沈程度而指受之增建官舍六角樓二壁壘陴堞視昔固麗有加始於丁巳三月六日迨五月之晦甫兩月而竣費白鏹十有三金粟一百七十三石不勞民擾鄰而幸以集事天險屹然庶幾哉一人當之萬夫莫開也雖然設險以待暴客古有明訓若恃險而忘民隱司牧之謂何余碌碌無狀有愧西河不能無望於嗣守者之保障也謹勒貞珉用俟來茲

趙城縣治記

薛瑄

趙城爲平陽大邑舊治在城西南汾水上歷載既久其地

爲水所嚙漸不可居宣德五年秋蠡縣楊君瓚以進士來知縣事瞻彼縣治若斯以謂弗即圖厥攺作廳堂廨宇之類更不數歲將悉圮爲洪淵矣遂具其事請於朝報可既下楊君乃相方於城之東北其地負陰向陽高亢爽朗南北九十舉武東西八十舉武厥既得地則徙舊益新陶植而瓦甓聚鳩材而山木集徵工召徒計日興役作正廳作後堂作儀門作鼓樓作六房以至廨宇庫藏倉獄之屬靡不具作復植松栢四十有九始工於宣德八年九月十九日完工於明年三月初一日既成屋以間計者得一百五

十垣墻整齊棟宇宏邃不侈於前不儉於後高下大小悉中於度由是徒而居之人得所止物有所棲既而楊君將刻其事於石而求辭於余余聞楊君於邑政之巨細能盡心其間而凡廟學壇宇育才事神之所既莫不完修及輿是役又能程功度日節財謹用事不愆素民不告勞而卒底於成是皆可書也遂書此使刻之俾後人知攺作之所始

國朝

重修慶唐觀記 按翼城有慶唐觀此書官卿觀也 劉瀛卿

余少讀李唐史見吉善行遇老子事竊笑高祖之好妄也夫古昔聖賢有功民社則祀之老氏之於吾道其相爲抵牾久矣高祖甫得天下他務未遑乃遽以一愚氓無稽之言勞民傷財崇茲淫祀妄孰甚焉君子蔑治不古若厥有由哉顧當時相遇在羊角山南而立祠乃在山東南峰隷翼城而事乃載神山志中私竊怪焉然以不經姑置之及明季避流寇亂潛居翼東之觀頭邨見有所謂慶唐觀焉詢之父老僉曰此吉善行遇老子處也今廟旁猶有神山古栔云當高祖之勅建廟也土人旣苦興作又懼驛騷相

與羣諱其地而諱諸神山浮人亦不任受乃建廟羊角山之東南峰其後復詔於此建廟植木石神山古埰旁一夂大風雨移於此遂立爲觀亦扁其額曰慶唐乾封元年丙寅天子常過亳親祀焉余聞此言因之重有感矣天下記事之書類多矯誣如丹朱本封翼之丹陵括地志云在唐縣叔虞本封翼之故城而通志云在太原新田本絳州也而通鑑註又云翼城故絳本翼城也而通鑑註又云絳縣遷絳本在晉景公時而通鑑則曰穆侯懸甕本爲王子晉墓而通志則曰叔虞慶唐之事雖誕妄不足道然廟古以

鉅創於唐葺於宋亦吊古者所低徊留之不能去也今地寔在此而事載神山與前所云有同慨焉天下事爲傳聞所誤名是而實非可勝道哉歲丙申居人以其傾圮募財而更新之丐余文以記余特詳其始末用勒諸石旣以笑唐高祖之好妄亦以明記事之書之舛錯而不足信也至其督理輸財之事則別有記在

節烈祠記

潘錦

沃史列女傳春秋時三人一伯宗婦一叔向母其一則弓工妻也戰國有曲沃婦是皆見於傳見於國策其事不誣

今曲沃縣東有羊舌村藏云晉叔姬埋羊舌地然州郡誌各載遺羊舌事同亦同未可知也於元有隴西郡夫人文氏自明訖

國朝三百餘年烈女姓氏可考者四十餘人予續修邑誌訪諸故老又得若干人此皆婦女賢而有士行者即所稱磨笄畫荻何多讓焉然竊怪漢有天下四百年唐三百餘年宋南渡以前百五十餘年金亦百餘年當時婦女無一見於誌乘今兩漢書新舊唐書宋遼金三史具在可考而知也西晉而降周隋以前推其得國亦三百餘年歐陽文

忠作五代史一行傳叙於負材能修節義泯滅無聞者三
太息焉而歸之亂世崩離文字殘缺沃之婦女以節著以
烈完吾意以更有其人焉或困於貧賤或阨於亂離無所
表見豈非不幸也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誌中所載
更數千年而湮沒無聞存什一於千百又未可知也修誌
竟因治之西偏建節烈祠自伯宗婦而下康熙四十四年
止守節死節信而有徵者備列生平合祀於祠一以明貞
一以傳諸久遠云

山依亭記　孔尚任

平陽在中條太行間城四望多山然皆二山之支庶也其西北高且近者曰藐姑射超然城頭城中人皆見之及入郡署則山匿矣蓋人自邊山非山之邊人也太守青岑劉公世家密州密為東坡先生舊治地東坡嘗誇九仙奇秀不減雁蕩太守有槎河莊在九仙下未仕時日徜徉其中今來為郡每向賓客譚未嘗須臾忘焉且繪為圖指而示予予唯唯而亦自述魯之徂萊石門各不相下因訂耦耕之約甚歡也既而思太守年富於予朝野方倚之為重恐不得早歸及歸予齒已先老恐不能終待則又唏噓而嘆

乃命酒相屬曰身到處皆吾家也目到處皆吾山也卽如東坡之歷知八州除學士尚書駸駸乎柄用凡有山處無不營爲家則似太守之不違乎山者至東坡歷譴八州爲團練副使更三赦不歸凡有山處無不營爲家則似予野人之不違乎山者太守冀曰趯哉予固未肯使郡署之山久匿也玆闢南墻有小山焉是予新築者山上搆亭名曰山依蓋言出處不違乎山如我兩人耳當劚土時得明舊碑有呂太史逕野書皐成山三字是山雖新而名則舊安知一簣之下非卽皐成之山脊乎旣搆此亭不但亭下有

阜成也而且有城頭之藐姑射而且有西南之中條東北之太行而且有兩山之支峰重嵐疊翠莫不爭依於此亭每招予立亭上見亭之北有卿雲爛爛如冠如蓋者則盧龍居庸拱護神京之諸山也九拜颺言葢凛乎不違咫尺矣見亭之東有白雲冉冉如衣如帶者則尼防昌平步趨聖里之諸山也再拜請益又肅然不違函丈矣太守所謂出處不違乎山者義取無忘君師也豈予縱登眺之樂遂泉石之癖者所可同日語哉雖然予與太守訂耦耕之約而未必終遂倘不自薄肆力於古著作以傳於後如東

其人俾後之守是郡而賢者遥相羡曰某地某客肯爲某太守來會登此亭此亭宜葺其在幕而交者更相慕曰某時某太守能致某客來會宴此亭此亭不可毀則太守與客且千古相依而此亭又將依人以存山之依與遠亦奚足論

重建大中樓記

李復泌

昔者孔子成春秋譏雉門兩觀之作而刺御廩之不修蓋興廢之間政事之得失繫焉不可不慎也平陽稱股肱郡舊有鼓樓居郡之中其括地千尋依雲逼日則冀州之雄

鎮也河汾環繞條霍連抱則所謂表裏山河者也輪蹄輻輳林林總總則又巍然周道以示民極也豈直雞門兩觀之屬哉乃自地震告災櫓牙傾壞者已十歷年所矣癸未
至尊西巡駐蹕顧之蓋有惓惓於
睿慮者會東武劉公膺
帝簡來守此邦甫下車周視漂搖之狀慨然修復愈年來大有未書吾民方飲食之是憂而何以敢築爲已而思昔之人以工食民吾將食民以工矣程工飭材經之營之遠亥齊雨暘時若百穀用成商樂於市農忭於野而斯樓之

役已畢宏敞壯麗視昔有加遠近來觀日不絕於途而余以晉乘之命載筆北來蓋常過而嘆其完好將賦詩為公頌之顧公欿然自下語余曰修廢舉墜守土者事也陰陽和風雨調使民得有餘力以趨事則天地之德也若夫子來有歌敬守終事之義則又七十年來

聖天子之政教有以感格其心而守土者特藉手以告成也其何功之與有余退而思之方其始遲迴躊躇不敢遽以動衆及其終而復退然以敦讓善之道蓋其慎也如此雖然公之功不可忘也故為之記

清音亭記　孔尚任

藐姑射之連阜曰平山者平水出焉其源僅一勺耳尺增尋益不百步而分澗列甃矣石隘則激爲雪崖峻則奔爲雷目之可及者浩乎若江河蓋不知所抵極土人云由臨汾下襄陵溉田可十萬八千畝而舂碓之代力者且不勝數也予喜其泉石之潔林木之幽村巷隄路之紆迴農人士女之社飲歌舞者安舒而娟悅乃低徊不忍去旣拜龍子之祠又憇於祠前之清音亭亭寬而檻敞凡所謂分澗列甃者皆在襟帶間其左右多廢址意昔者必有水軒花

榭藏絲竹貯壺觴以爲宴游偃息所今則獨存茲亭予無
守土責而又不能卜居其田之肥腴民之饒益悉所不問
獨是情與景會不得不重感於茲亭觀古之賢達守一郡
宰一邑政有餘暇必選勝於山水之間與二三賓客飲交
暢叙或著爲文章詩詞以播於四方以垂於後世跡其爲
政乃無不載於史册表表可觀也而今人不然謂此事有
妨於政也相戒不敢稍有所舉即古人已舉者亦聽其湮
沒消歇而弗惜跡其爲政則又不及古人之百一焉茲亭
創於何年舉於何守何令俱莫可考而能選勝於山水之

問則其人必非無政可觀者惜哉不著爲文章詩詞以播於四方垂於後世而所與飲奕暢敘之客又皆泯然無聞者遂令茲亭淪棄於空山流水殆不知幾歲月雖有父老飯饁坐卧於中問及作亭之姓名皆已不復記憶予既登茲亭倘不彷彿一言畧存其概更數年則亭之寬而敝者將與水軒花榭同爲廢址後之遊人且不知有亭遑問作亭之姓名乎雖然士生而不得守一郡宰一邑選勝於山水之間與二三賓客宴奕暢敘則亦已爾而乃登古人之遺亭穆然想見其人又著屐命杖披歷於荒榛亂草尋其

斷碣而讀之復不可得則代爲作記曰吾之文章詩詞可以播於四方垂於後世而能傳玆亭於無窮也噫葢亦不自量已

山依亭後記

劉榮

平陽爲郡襟帶平汾嘗以水得名然環郭皆山尤足以標據勝之目署之東偏舊有亭可登覽閒嘗瞰東南烟火萬家琳宮雲樹森列簷角而其西北蜿蜒百折廻抱姑峰縈青繚白烟霏雨灑朝夕變態常在襟袖恍然不知亭之翼山而起有若山之來依斯亭也夫山藴雲雨宅虎豹嶷然

作鎮厚土而區區一亭其能爲山之依也哉雖然斯亭之周廣不過數武而中虛四敞以涵萬象瞻雲望雨足慰民依其實空所依附雖山之巉巖峭拔而不可越者一縱目而皆俯列於座右似得吾亭以有所憑即謂之山依也亦何不可遂顏曰山依亭

遊姑射山南北二仙洞記　張方杲

莊子所云藐姑射之山近在吾門闔閭而曾未之遊也戊子三月望日積霖初歇桃花正吐家大人以良時勝地不可辜也携余從參峪入蹬登八九里曰白石坡亂石粉犖

徊僅馬蹄回視平野村落斷續隱隱樹間汾水一線斜帶城壖委折瀰漫中墅綠灘黃與烟霧相爲迷離王大痴長林豐草摹此意也更上四五里有石梯焉下臨無地附壁仄立僅可容足余竟舍騎而下捫藤緣栢須臾被坦途間冢大人壯之山之至此猶堂宇之有門也過此則峰迴磴轉叢倚斜合仰揷于尋俯憑萬仞心驚目駭應接不暇矣俄而鐘聲鏜鎝有廟翼然從巖下出即蓮花洞也洞口傾塞黝黯蹤跡杳然不知神人何處其中蓮花尚無恙乎循鳥道而上爲照天池亦有梵刹僧龕蓋南北洞之樞紐

也池在山最高處一泓瑩然趾有石眼如井形人或以石擲之積久則水色紅縷竊嘆高而不涸下而不溢造物之不可測也如此僧曰此與海通也余笑而頷之稍憩迺抵所謂南洞者南洞者仙人洞也窮險扶輿較北洞爲過之有兩洞眼俱深里許其入者咸伏身束臂出則泥土滿頭面家大人笑曰綽約之人恐不如是及詢其洞內狀或曰行半里便偪窄不得入或曰漸深處風泠泠然森毛髮且不可以炬也余謂此皆耳食膜視者存其論可耳洞旁有碑光可鑑人按之唐物也字畫甚精嘆數百年來無解愛之

者磨洗久之方從北洞矚此時近在眉睫呼應可通然以
深谿界之必紆行十餘里然後達豈造物之美不欲遽呈
故爲盤折引人入勝耶抑更有玉宇瓊宮依雲跨漢縹緲
物外玆之所見者僅其皮相耶余自嬰疾以來不能跬百
武今且數十倍之殊不甚憊何脆於奔塵而健於濟勝也
已而浮雲再盡斜陽照山坐怪石撫孤松指點峰巒想像
冰雪拭粧樓之鏡影聽石枰之棋聲大人樂之悠然遐想
有高世之思焉顧余而嘆曰名利羈人可勝道哉吾弱冠
神往於斯今三十年矣始獲一遊終未窮其奧也汝其記

之余私幸余遊之不甚晚也遂爲之記

太平縣重修儒學記　顧欽

漢唐宋明以來制詔天下郡縣以立學蓋史册相望矣夫豈聿新廟貌僅以彰崇儒重道之義亦曰聖人距人不遠像型儼在學者宗之以進德修業云爾惜乎人之徒事於廟貌也惜乎人之弁忽於廟貌也晋之俗儉不中禮而平邑尤甚諸凡因陋就簡獨於夫子之廟巍煥有加焉稽其營治之績修大殿建兩廡移賢宦兩祠於戟門左右且於文昌祠則擴而新之蓋前令李公諱淸鎧者捐俸勸輸以

倡盛舉而司鐸王公諱之瑞復區畫周詳董成斯役厥功偉矣加以綵繪繚以花墻文以粉壁則署篆李公諱紹祖之力也有厥功未竣者余續而完之司鐸牛公高公恐前人之有美弗彰也囑余爲之記余既喜廟貌之新足以光俎豆而又懼夫平邑之士以爲尊夫子者盡是而不思自奮也因其竣事而諗於士曰昔王介甫之記慈谿學也以爲立學之本在乎材行素定而施設不待閱習而能曾子固之記宜黃學也以爲大要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放僻邪肆合二公之言觀之才德均出乎學之中而不能外

也方今
聖天子振興文教奬勵實學
命郡縣學宮懸
御書之匾勤訓士之文無非欲得明體達用之儒以爲國家
楨幹若徒弄筆墨以邀利達習詞章而求榮顯無以贊休
明而嬈稷契實二三子之址也司鐸二公是吾言因并述
而爲之記

太平縣重建鼓樓記　王奐曾

樓以鼓名分更漏也而實爲城邑之綱維所係基重焉舊

猶多歷年所圯毀日甚鼎新之役前任邑侯李有志未遂意者時實爲之歟我顧公初授茲土晉接問度字淵涵處中諮度余因以修廢舉墜具請於公公莅任二載急撫字緩興作雖以余言爲可採而不輕舉也戊子夏得郵問乃董事諸公以僂方落成録公碑記而乞言於余余聞茲樓之肇工也以三月竣事也以六月緡錢則括之間架而不若於輸將出納則掌之紳衿而不假以胥吏高大五丈餘廣袤如舊址而甬道則加擴焉瓦甓木斵及各役之稍食金錢共用若干緡噫以數十餘年之廢墜一朝修舉俾歲

郭增其麗廨宇壯其形甲第於以連綿商賈由茲輻輳而爲四國之觀瞻萬禩之砥柱時爲之歟抑人爲之歟我公欲不居其績而將誰歸歟余備員侍從不獲共勷盛舉然幸從諸君子後奄覯厥成既樂頌公之績而又重違諸公之請遂不揣不文而爲之記

重建平陽試院記　鄒士璁

余奉簡書視學三晉夙夜兢兢務拔眞才苞苴請託一槩屛絕郡縣之賢者亦咸思仰稱
上作人至意而平陽太守劉公爲之最平陽舊無試院歲歉

聽趣蓋廠校士民若其役士患風日雨雪不足蔽至明季始因廢倉故址剏試院士民交便之歲久傾圮繼以兵燹地震蕩然無存而廠役又與公以爲憂會公誕日二十四屬吏議醵貲爲壽公素廉戒勿製固請之曰必欲壽我盍以此爲我建平陽試院乎僉奉教恐後余亦捐俸錢襄之刻期鳩工不數月而落成其屋爲堂爲寢爲軒爲廂爲書室爲號舍爲儀門爲坊爲門皂房爲庖湢所總若干皆堅固可數百年由是得不以廠役苦民士子入試風日雨雪皆可無患也余觀前史良二千石事蹟多可喜者然亦各

名一節公之遭際

主知擢守平陽也當是邦洊罹災異之後急之則亂繩難理緩之則又不可以清談而卧治鮮不左枝右梧跋前疐後公則于于焉起而整頓之朱南陽之强直自遂員半千之文雅粉澤焉援之遇長吏如兄弟高愼之遺子孫以清名爲基兼而有之故能感人之深百廢是舉而官不缺贊民不言勞向聞公之兄爲學臣捐俸爲孤寒援納弟子員修文廟及先賢書院皆身先倡率江左至今稱焉余既心儀久之公官太守職司牧民乃能軫恤士類建試院有兄之

風余尤以爲難今
上加意吏治守令必臨軒親試訓誥再三而始遣之爲吏者莫不感奮斤斤自好顧或祇名節卻餽遺未必其以巳所弗愛者俾三十四屬之士均獲庇於廣廈也天下誠得如公者數十人散布大郡各率其屬以仰稱今
上作人至意文治有不益臻於盛歟公名棨號青岑密州人其治平陽美績不可勝書余特書其有關於學政者如此以風後之良二千石

重建平水龍子祠記

鄒士璁

平水龍子祠重建落成其鄉先生謁余述其事求爲文以記之曰某年月平陽旱太守劉公檄三十四屬防民饑修荒政旣有次第或言平水神累著靈異禱雨倘可得公立起布衣草屩走赤日中三十里禱祠下甘雨立霈歲獲有年邦人頌公公曰予何力之有是神賜也邦人退而謀曰然則吾儕何以答神賜祠圮於地震盍新乎請於公不聽曰禦災捍患神之分也壇壝祀神古之制也且百姓貧無餘財祠卽圮何新爲再請乃許之公又不欲獨煩百姓助以俸錢邦人益踴躍材不斂而足工不鳩而集敝者葺廢

者構以及龍母雷電風雨之祠罔不輪焉奐焉工既竣邦人曰向微太守之禱則神不雨今微學士之記則祠不榮敢介某請余唯唯復於鄉先生曰聖王制祭祀非有大功德於民不在祀典余聞平水有神浸涵灌溉之利施及無窮臨襄兩縣之民既已世食其德而天災閒行神又能以其餘力鼓雷霆致風雨起槁苗而潤嘉穀其有功德於民甚大祠以奉之圯則建之按之祀典甚合頃余以校士暇出堯都泛汾水望姑射之山因覿於龍子祠壁閒古碑載神以嬰兒應劉淵募築城化蛇斷尾穴泉流焉怪其事不

經旣出徘徊淸音亭上憶元人毛麾作康澤王廟碑記追想昔時此地花光柳色畫船遊騎彷彿曲江者杳不可復覩以爲歎惜今余來遊去麾時又四百餘年滄桑幾易四顧淺沙平麓斷岸絕澗不知其盛衰載昔何如獨龍祠尚巋然於山水淸曠之際不與昔人之風流共盡而俱亡則又意神必有以自結於民而然者今觀於郡人之所以重建是祠也益信然則功德之及於民者顧可少耶夫民於神之功德思報之不忘如此其於太守之功德又當何如耶余旣復於鄉先生郎錄其丏文之語而綴余言其後擬

邦人鑱諸石後人覽是記於鄉先生之迹於余者可以思

太守劉公之非徒聽於神於余之復於鄉先生者可以思

神與人皆當有功德之及於民也

翼城桐珪堂記　　李中

堂以桐珪名以友恭教翼民也以友恭教翼民何也翼唐都也唐叔虞武王之子成王之弟武王之封康叔誥之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封弟也亦臣也曰封可也曰孟侯曰弟曰小子此三言者親愛之至如聞其聲如睹其容遂繼之曰惟乃丕顯考文王有至性者讀之當不知涕出之何

從矣其告以慎罰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慈孝友恭之道虧自聖人視之較殺越人于貨之元惡大憝更有甚焉後之爲政者宜知所從事矣考唐之始封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方

是時成王與叔虞俱幼固友恭出於天性哉亦武王修身教家之明驗也九世而晉穆侯費王卒弟殤叔自立自是兄弟之間遂多故矣然穆侯太子文侯仇既襲殤叔而立及子昭侯伯猶封文侯之弟桓叔成師於曲沃則唐叔之遺教未泯也而成師晉之罪人也自成師及其子莊伯鱓至孫武公稱謀晉國者凡三世六十七年而後代爲諸侯爲諸侯僅二年而死至其子若孫祖席之禍爭奪之慘有不可勝言者然則不友不恭之人亦何利而爲之乎今去周盛時幾千百年矣而翼城山川疆土猶唐叔遺封也余

兄澹園先生來知縣事甫下車覩民兄弟構訟九族相訐者案牘累累嗚乎其衰晉之遺風也歟先生憫其愚不忍置之法乃榜以教民曰古人有言兄弟者分形同氣之人也又曰一族之人其初一人之身也人視父母之犬馬必重於巳之犬馬而視父母之子不如巳之子是不孝也不親九族是不親祖宗不親祖宗亦不孝也爾民兄弟構訟九族相訐大抵爭睚眦之小忿競刀錐之末利不知仇視兄弟即仇視父母得罪九族即得罪祖宗人而如此不可以爲人矣吾痛之恨之而且耻之如稔惡不悛爲良民者

當其屛絶之終身不齒況一至公庭不惟曲者自罹法網即直者吾亦心薄其人一有他犯必不與吾良民一視而倍懲以重坐也爾民亦宜自痛自恨而自恥之於戲仁人之言哉余來省先生見前令陳方穀題仮中堂曰宣仁遂以桐珪易之并書唐晉軼事俾翼民知遵唐叔友恭之教則延至九世國家晏然而弗念天顯如成師者乃歷三世六七十年而後得之既得而禍不旋踵則先生仁人之言既有以感動其良心而余復推廣先生之意援古事以申誡焉翼風之變也有日矣敬記之昔康熙戊子八月望日

平陽重修試院記　　賈鳴璽

惟我平陽校士之闈舊當府治稍北其遷而築之東南也高明爽塏視昔少遜往申酉間多士中有請復其地者卒不獲而罷迄於今且踰三紀矣風交雨淋日漸圮壞太守劉公周視嗟咨則廣而新之規模　敞內外完美經始於康熙四十六年八月明年十一月既落成學博李君修詩馬君越率其弟子踵門而請曰願有述也余竊以斯役也事在土木而繫於國家作人之道者實大且遠蓋朝廷廣勵人才亟欲得節義事功文章之士而用之自鄉舉里選

之法變而爲制科節義之士事功之士惟視其文章以爲進退於是三歲一遣學使者權衡其臧否當是時多士挾策以上學使者鐍闈而甲乙之必先爲多士之身計使之有以盡其經營之心思與其才力也若夫闈之中所以縶其手足之便利者或如艾東鄉南英所云則無望於是東鄉之言曰坐席取給主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兩畢事如此則手足不克自如心思何以能不紛才力何以能不靡既紛且靡不得已而傭

敢模稜之辭出焉文章之士何以能自表見乎夫士容有善文章而不能成節義立事功者未有成節義立事功而不由於文章者也即有節義事功偶暴其長不必盡由於文章然而文章之士其能成節義立事功蓋十嘗七八也乃徒以束其手足之故至使文章之士不暇專壹其心思馳騁其才力以著其中之所存然則節義之士事功之士為國家者烏從而得之亦烏從而用之哉公以

帝簡來守是邦仁恕嚴辨其可傳者不僅土木一事即論土木如建麗譙之屬百廢具興不僅考場一事即論考場堂

皇覲深廊廡堅厚下逮胥吏之居庖湢之舍罔弗備不僅
坐席一事而余獨誦東鄉之說推廣其義凡以今日者多
士之手足既寬然而有餘地矣精其心思疆其才力蔚爲
文章雄視百代必有如鄉之司馬子長其人者由是而節
義以成則不受政府之指以絶寺人將有如鄉之薛德溫
其人者由是而事功以立則身繫安危將有如鄉之裴中
立其人者於以謀王斷國上佐
昭代保泰之治無疆惟休夫然後知公之作人其功在國家
者大且遠而不可沒也兩學博君其伐石勒諸闈門之外

俾後之有事於斯者得以覽觀焉公名棨乙丑科進士山東諸城縣人其他贊畫勤勞者例得備載

盧道村義學記

宮懋言

臨汾河西七八里有盧道村余癸巳勸農過之有十數童子拜迎車下詢之鄉塾中童蒙也問其師爲王秀才其父兄則村莊農叟王秀才至再拜車下詢其館舍則其村民王世貝張光奎等十七人輸貲所建義學余深喜之謂諸父兄曰此鄉之人可謂知所務矣民不知義由於髫稚之未事詩書髫稚之未事詩書由於父兄之不延師教子學

者以變化氣質爲先故禮男子年七歲則出就外傅十三舞勺十四舞象凡灑掃應對進退皆習以禮節雖後之成不成未可知而鄙暴之氣消溫恭之美具孝弟忠信大本純固即使家貧易業下至牽車服賈終不失爲長厚之人惟不識詩書爲何物而鄙俚村俗之習朝漸而夕染之日所聞者非善言日所見者非善行而孩童之天質又以先入爲眞幼而學之至老弗變此聖人繫易所以先養蒙也今童子見官長知拜跪起而肅立能應對充此一念及師更進起趨之事親敬長之義皆盡於是矣安有放僻邪侈

之行乎故曰養蒙聖功也此鄉之人可謂知所務矣父老與秀才聞余言重感其意命勒於石率童子相送於河上余遂驅車而返

重建洪洞學宮記　楊朝麟

國家文治之盛超越前代凡殊俗異類頑獷不馴之區咸稽首歸化型仁齒讓彬彬有鄒魯之風

皇上闢門額俊曠典頻加至一切執馘獻俘之儀莫不恪遵周禮釋菜成均封疆大臣請崇學校增生儒者歲以數計卽余兩令畿輔亦以仰承德意修飾庠序為兢兢蓋聖學

昌明於今茲可謂至矣山右密邇
神京首被風教河東一郡尤爲堯舜之故都唐魏之遺民
其風氣漸染宜乎蒸蒸日上視他都爲最乃余承乏以來
九年於此見夫士氣摧頹絃誦寥落甚且黌宮茂草俎豆
無光往往有之及於役幷州豈逐汾晉閒凡浮屠老氏之
宮淩霄插漢金碧煥然嗚乎是豈浮屠老氏之道愈於吾
聖人與何加意聖廟者之難其人也夫聖人之道自男女
飲食以及廟朝燕享軍旅刑政之事無所不該其於用也
溥矣自王公大人以暨農工商賈隸役輿儓之賤無所不

治其於人也夥矣自大學以暨山陬海隅窮鄉僻邑之地無所不建其於祀也盛矣此其視虛惑怪誕之佛老豈不相去遠甚而世人不察則以為此有司事也守其土者則又以為此士子之事也噫苟非軼倫超羣之人慨然為軼倫超羣之舉幾何不為吾道之阨耶洪洞縣學舊在邑治後明嘉靖間東牟浦令以其規制卑陋作新廟於邑東北隅萬曆十年關右喬令復新之於今將百餘年所矣重以乙亥地震廟益崩頹有司春秋趨蹌奉故事而已刑部劉公自欽假歸與其兄副刺公克寬克仁惟德之行慨然興

重建學宮之思捐稾鳩工俾闔邑紳衿鄉耆董其事不惜金錯之侈靡不恤物力之浩繁並非以此希冥報而博名高務期盡善盡美歷百世而不敝也經始於辛卯冬十有二月告成於甲午秋八月凡爲殿廡堂閣泮池繚垣臺砌棹楔之屬無不畢舉歷其階極棟宇之恢　披其帷見冠裳之華美至詰所費之資士子以四千餘金對噫無守土之任非章縫之選而毅然於百年凋敝之餘能仰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無慆容無德色若劉公兄弟可不謂偉與又聞浦令新廟之後邑之登甲乙者較盛往日今劉

公新廟於辛卯之冬而癸巳

萬壽科登賢書者亦獨盛於他邑然則斯舉也其於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實有功也不可以不記

創置洪洞學田記　　孫見龍邑令

余以乙巳冬詣任詣洪首謁學宮見夫輪奐備美臺階鮮潔詢之諸生咸曰此敦齋劉公與其兄二蘇公捐貲而重新者也余聞而嘆曰善夫何其富而好禮勤而不吝也而諸生曰不寧惟是公以學生志同進取家畀盈縮每當大比多有須用世之材而扼腕於資斧之弗給者計購腴田

四十畝致之學舍積三年之所獲以佐應舉行李之需閩
歲甲辰置田之事竣而孔父師書院適成乃暫假爲書院
館穀俟更有推而廣之者當仍歸諸學以遂公素志焉是
又公繕修學宮之後所連而及之者也余更聞而嘆之曰
嗟乎惟賢人君子之心爲所見者大也今世之人美屋腴
田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萬祗知肥馬輕裘栩栩鳴富貴
利達誇親戚而傲鄉里孰如公以良虞卿而退老於家復
爲
國家振興文教鼓勵人才而豐歉不相較有無可相通滄

系變遷不能壞足以風今而傳後也耶則甚矣惟賢人君子之心爲所見者大也今諸生欲勒諸珉以誌其事因述向所問答者而爲之記

重建聚瑞橋記

朱軾

人之好爲善者不皆有力人也有力者役於財不能役財有力而好爲善蓋非賢不能之然余嘗謂不好善者力不耗而人以財汨好善者力雖竭而財亙以人存非虛語耳

康熙辛丑夏晉以饑告余奉

簡書賫帑須賑歷洪洪之人持狀遮馬首請以劉大夫疇公

好善事　聞靖公儁與余同官西曹余故稔其善於官而未稔其善於家也詢善狀咸曰大夫予告歸與其兄伯氏封君二蘇日事利濟項出粟二千石活我曹無算我曹之佃若田悉蠲累歲租今聞

天子以帑金賑復偕其兄若兄子若子助萬六千金是我曹生自大夫也且公前行當慶城南之石梁梁亦大夫兄若弟所重建者余頷之且前行見長橋臥波崇隆巖峩鏤脂雕玉廣二十尺許延袤千有餘尺轔轔者車蕭蕭者馬如履坦道余甚訝之靖公不以有力聞也估其直不下二萬

金無力者其所能勝歟顧有力詎肯爲是歟靖公洵賢矣哉或曰靖公非無力者以好善故今且爲無力人信斯言也將以靖公爲有力者懲歟他未暇論即如斯橋洪之人德之不惟洪也四方行旅之出其途者德之不惟今也後之人履斯橋者皆德之歷世者百歷年者千其於擁厚貲握重鏹傳至孫若曾而止者果孰暫而孰久歟若是則靖公之好善豈惟不爲有力者懲正足爲有力者勸矣余旣以
聞而平屬之士大夫作爲詩歌勸之項珉幷丐余言余迺書是語以歸之

重建霍渠分水鐵栅記

劉登庸

霍麓出泉溉田千頃唐貞觀間分南北二渠趙城十之七洪洞十之三因分水不均屢爭屢訟雍正三年乙巳夏余署府篆請渠相度創制鐵栅分爲十洞界以石墻南三北七秋九月起工四年丙午春告竣水均民悅相率而請曰使千餘年之爭一旦頓息使君之惠我民深矣請爲文以記之余曰是烏足記哉爲爾民言其大者考古井田之制必有溝洫使其蓄洩以備水旱故三代以前無水利之說也自秦人廢井田溝洫大壞後之智者導川澤以溉田魏

有史起秦有鄭國李冰文翁之治蜀召信臣杜詩之守南陽皆用此道而民以殷實國以富強余嘗遍天下而討之西北盡舄鹵而東南多澤國荆楚楊與滇海外包江淮中貫雲濤屋浪處處水田宜可無事於水矣然馬之會稽白之錢塘一州一邑勺水可用古人猶惜之而不敢棄況在無水之地乎關中沃野千里鄭國之後渭渠白渠龍首渠開自漢武降歷隋唐時時修復鄭白故跡或畝收一鍾或畝收十石是以歷代建都稱天府焉京東水利創言於虞集而不果用及至正中行之遂省東南之運以紓民力北

皆已事之有成效者洵乎井田之後水利之有關於民生
國計而古之循良無不以此爲爲政之先務也若在山西
則有河汾之水矣讀太史公河渠書河東太守番係穿渠
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雖曰河移徙渠
不利然今之河津卽古之龍門皮氏也考之唐世貞觀十
年築瓜谷山堰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十石壚渠又鑿
馬鞍渠開元二年因置龍門倉貯渠田之入轉運京師以
省關東之漕此卽番係之策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
知天下無難舉之事存乎其人而已山西郡縣各誌一邑

渠名不下數十引汾者居其半此皆歷代以來賢守良牧之所經營規畫以興起民力者奈按籍而求多湮塞迷失故跡之存者十不得五豈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乎亦勿為而已矣夫漳水在鄴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用是不仁也晉之汾鄴之漳也苟不用其何以免於不仁不智哉今自上

聖天子下暨　親王宰相大興畿甸之水以開萬世無疆之利而天下臣工凡可以利田而益民者當涓滴無棄乃為稱職奈何任其湮塞而不一修復也耶余有志未逮用是

滋愧區區鐵柵之制毛髮之舉耳方之古人無能爲役何惠於爾民而足記哉況於詳上官文中言之備矣又烏用贅其勿復請民曰石巳囓矣劖工在傍小大雖異利民則同請卒書之竪不可刧因即以對民之言稍文而勒之石旣可以自勵弁告之仕晉者共知水渠之有關於民而不可忽也如此

重建南禪寺記

宮懋言

府治南門之左爲崇寧坊有南禪古寺與試院相犄角每逢學使按臨士子雲集其所是一郡之觀瞻人文之靈秀

實係屬焉舊誌不詳其創建何代開山何人但跡其基址之廣濶形勢之曠渺則當年之金碧輝煌香火稠叠極一時之盛可揣而知至康熙乙亥坤維震動凡官舍民居率多倒塌而南禪之勝亦遭浩刼從此莊嚴梵宇僅存瓦礫矣巳丑歲有僧普祥自趙城雲遊至此慨然發願以復興爲巳任遂結茅築土募化焚修艱苦備歷因而感動人心隨緣樂輸共襄勝果於甲午歲重建前後大殿塑造金身繼而葺其山門以及香積禪房次第興工煥然生色嘗普祥經始之初余方承乏臨邑見其工程浩大常住荒凉恒

慮落成之無日迄於今歷十數年余僉判平陽而寺工告竣雖十方善信相與有成而普祥之精心勵行爲佛門領袖良足褒也後之住持當念普祥繼起之難以承厥志不獨佛光普照奎耀增輝將見地靈益鍾人傑未始非治化之一助也是爲記

重修有虞士師廟記　余世堂

刑法者聖王仁天下之具也人性不一善惡殊途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植故懲惡即所以全善此仁之行於法中也以堯舜之世猶有四兇剏中古以降情僞日滋奸宄愈熾

聖王惻然不忍其陷於惡也爰立法以儆之使皆知惡之
不可爲而相率以趨於善傳不云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
鮮死焉此又仁之寓於法中也古來執法之官以虞士師
爲祖堯曰宥之三皐曰殺之三甚或瞽瞍殺人執而不宥
夫豈刻意深文如後世周來羅吉之所爲哉夫亦使天下
之人知爲惡者無可逃之法胥天下而盡歸於善此之謂
明刑弼教也經曰舉皐陶而不仁者遠矣士師之仁可知
矣邑南十三里皐村爲士師故里村東北有祠宇規制宏
敞建於先元雖屢加修理迨經地震一切坍毀數十年來

幾成荒土堂承乏洪邑目擊敗宇頹垣愀然者久之頻擬修葺計厥工程約須千數百金竟以俸餘有限且公務浩繁獨力難支輟然中止歲在甲寅郡憲章公公正慈祥仁以行義下車後覃心治理修廢舉墜以

堯廟爲帝王名區竭力增修復諭堂重修士師廟以重秩祀且指俸百金以助工役堂因勉力經營而洪邑薦紳人咸樂是舉好義捐輸於是庀材鳩工兩閱月而廟工告成矣嗟乎士師爲唐虞良佐執法無私乃終堯舜之世自殛四兇而外更不聞有犯憲章置典刑者良由士師之執法無

私人皆知懼而不敢犯此刑法所以為仁天下之具也矧其言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士師豈徒任法以逞者哉今茲廟貌重輝靈爽如在登其堂恍在虞廷焉瞻其貌如見邁德焉為民者各廪懷刑之心為吏者咸思法中之仁則士師之遺澤遠矣

臨邑紳士捐銅價代完逋稅復興正誼書院文會記

王　師　邑人

從來錢法之弊不過盜鑄盜銷二者疊為起伏而為盜鑄計務在制錢肉好俾奸民無所利而法又隨其後弊且立

絶若夫盜銷則禁用黃銅器皿乃所以絶其源也古之人
有行之者然但禁令不得用用者論如法夫人生日用之
物既置已成者於無用勢不得不別營可用之具而此已
成者藏之所以賈禍棄之急無與售耗財蠹貨計亦未善
仰惟我
皇上天縱聖人因時制宜之智隨事體恤之仁高出古今萬
萬且如制錢不惜工料已無復有所爲盜鑄者矣而又慮
料重則直且逾銅行將開盜銷之竇於是定爲令凡官一
品以上始得用黃銅器皿嚴以等級所以彌其貪昧也不

徒禁之又收買焉予之有餘所以憫其不足也吾民幸生
堯舜之世無一時一事不費我
君父委曲周詳有如此顧奈何不思所以報爰有紳士亢在
時等三十四人當商毓遴盛等四十家願以所上生熟黄
銅器皿共一萬一千五百六十餘觔捐之官不受直時令
吾邑爲北平徐公頤弗之許謂禁用有令收買有令不聞
捐也且收買之意
聖天子所以加惠元元也今若爾聽不幾於虛
君之惠而謂我又焉歸此時等不敢煩退而計曩者收銅之

令原許抵雍正二年以前正供吾邑積逋累十萬雖得以次清完其至今不能完者恐其終不能完也盍以此完之遂查清伊杜普陽等十七里坊各欠或逃或絕或赤貧共為完九百六十二兩零而猶餘四百零仍願捐之官充公費徐公絫不許乃告之太守姑蘇樊公公喟然曰有是哉臨汾士民之好義也但

皇上仁聖性成八年來宵旰憂勤惟以民依是念凡地方公務必發帑金不使一絲一粟出於茅簷蔀屋此普天率土無不家喻而戶曉者徐令之弗許意良是而謂我獨能狥

所請乎存此一片急公好義之心備輶軒之採可也顧士民之意終怏怏復環籲徐公謂太守令君既皆弗之許無已則別籌一策爲吾臨汾之俗多務商而不急讀書故其好義出於天性而率不中節往者僉判宮書升公爲臨汾令嘗於東郭諸紳士所建正誼書院肇起文會一時絃誦翕然號稱盛事後以歲饑中廢茲者時和年豐大有頻書正文教復興之會也且今既得有此贏餘不難爲諸生襲殖計盍寄之有心計者營什一之利以充一日之需則吾士民之心既大慰而士風又將於此丕振焉其庶幾乎茲

郡若縣心弗忍沮吾儕意也於是太守令君亦鑒其誠而不敢阻其所必欲而吾因歎夫蒞斯土者皆能仰承

君德軫恤羣黎而臨邑之父老子弟似亦綽有古風要皆沐浴我

皇上因時制宜之智隨事體恤之仁而化行俗美日臻上理也事旣竣衆屬余爲記余不能以不文辭然記事務貴從實亦無事於粉飾云

義井記

余世堂

宋女交歲山左聊攝人也年十五父天才誤許聘於洪邑

某子幼尚未成配女在甫數日察得其實即以貞白自矢製與艷服悉屏絕弗視獨居後樓以避嫌疑其家屢廹責之終不屈又時加惡詈女逆料勿能脫擬投井自盡有同村鄭生翔晨汲水力救獲免詢其由女以實告鄭生隨聞之縣問之誠然斷令別擇良配邑紳士咸聞而義之有劉生繼采李生培元石生曰珵爲邑人王之相作合相年少誠樸家稍有生計洵嘉耦也余獎其節烈特許當堂行合巹禮幷盛其儀物以遺之時觀者如堵莫不歎爲僅事噫女歲一弱齡女子也迺能舍生取義不磷不緇不特巾幗

儀型世有儼然丈夫甘心汚辱以取容於世者視宋女何
如也顧使宋女不遇鄭生竟投井以死芳名烈蹟固足以
垂千古然而玉碎珠沉終留遺恨余職叨長吏有維持風
化扶掖淳龐之責旣嘉宋女之義不辱身又多鄭生之義
形於邑敬表之以誌不朽

重修太平縣學記　　張若峑

壬子之春予受
天子命涖茲邑下車之始瞻謁　聖廟凡廟中堂簷門廡
禮樂之器舍菜之具時固未暇悉觀也居越月吏執文書

以進曰某日丁祭及期予肅恭將事次第行禮既退諸生揖予而前敬視廟堂規撫則見　大成殿後楹傾頹將半　啟聖祠狹隘亦須改爲其明倫堂尊經閣旁及齋舍門墻率多朽壞欹斜予茲懼而告諸生曰廢者理之缺者葺之任茲土者責將安諉諸生亦各色喜相勵欲率作興事予時方苦簿書叢脞撫字未遑將欲圖之因屈于巳力而不能及越三年予謹捐食俸若干集邑之人士而諗之其聞之者咸慮用之不羸共相勸勉而趨助之財以不約而輸工以不發而赴經始于乙卯暮春之初歲盡而工訖邑

之諸生咸請爲之記予因進而告之曰太邑之學者固多

國士而予之爲令雖萬不及古昔循良忍令泮沼鱟宮鞠

爲茂草耶今葺治之以順爾多士篤學向道之意于幸覩

厥成肄業有所師生有舍豈唯爾邑人之幸抑亦予之幸

矣方今

天子位賢任能廣求旁搜爰黜浮靡用敦實學爾諸生種學

積文宣明

聖天子德意誠千載一時也雖然爾諸生州處奉聖人知誦

讀聖人之書其可以括美筆墨競務利達已乎雖古之去

今遠矣而其行可考而知其事可取而法講而習焉學而明焉孝于爾親友于爾兄弟和爾室家信爾朋友婚姻之際交酬之間喪祭之期毋蹈非禮毋犯非義處爾鄉黨見善相勸見惡相戒將一人之行修而子弟率之一家之行修而閭里率之由秀士而選士而進士為天下國家用諸生可不勉歟是役之成也予固無能百爾君子展力克終樸斵之工若干塼埴之工若干丹雘之工若干取財用物之需若干邑之某某捐銀幾千幾百兩諸生某某各董其事至于禮樂之器舍菜之具予方欲整齊而修備之諸生

尙其共爲後勁予愧不文從諸生請爲誌其大畧並盡所
知以告云

重修平水上官河記

樊鋐倬

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下溉臨襄二邑田數十萬餘畝其發源衍派通塞廢興之由前明太守王公溱判官呂公柟所撰張長公行水記修平水泉官河記言之綦詳平陽水利之美於斯爲盛居是鄉者苟公而忘私同心協力修其殘缺疏其壅塞雖億萬年恒享其利可也乃勤惰不齊疏導之功懈而沙積土壅又以塞其濬發之原舉

昔時美肥之區等於石田良可慨也雍正四年春夏之交時雨少降余步禱於龍子祠見水道雖湮而渠形尚在詢之土人始知美利可復遂令畚插從事泉源滚滚應手而發觀者咤為神助爰進庠生張射漢吳登泰孫翔等而告之曰

聖天子在上勤求民瘼無慮不周凡有益於生民者且不惜動帑以成厥事況天地有自然之利人力有可施之處竟聽其廢而不舉乎斯渠也若計畝役夫各宣乃力未免有互相推諉之弊而斯渠之復也難或即面從而老弱充數

亦不免不均之弊而斯渠之復也又難盡公舉數人總理之再舉數十人分理之按地畝之多寡爲僱値之數覓壯夫任其役則受若値必不敢怠若事而斯渠之復也易如反掌矣於是各河士庶無不踴躍各舉總理分理之人每畝捐金一分匝月間廢者復興新者復創且建石堰一道以遏山水之衝是歲竟獲豐收今年春總理分理之人以其效驗之捷也民力之溥也如上年定規協同本年渠長公覓壯夫疏其壅塞修其殘缺工既竣公議以清明上水其河有上中河青城河準則口仍遵舊例引灌而上官河

分首二三河遠地廣不敢遵舊例數日灌溉一溝未免不均今復議一十八時灌溉一溝週而復始衆謀僉同書具輪流經管之總理分理姓名簿來判於余以垂永遠於以見是鄉之人果能公而忘私同心協力將見億萬年恒享其利矣余叙其始末未及勒石是歲三月十五日雷鳴雨降山水大發走石流沙洶湧異常自龍子祠至席坊諸泉源河渠衝壞數處於是席坊以北復無勺水之潤總理分理之人仍照前規疏泉淘河公修石槽澗黒龍堰各照水分而每畝出金二分較前所費更加倍焉然人心樂於赴

功不旬日而壞者復修塞者復通上官河水滔滔然復北流焉噫凡後之人享上官河水之利者可忘厥功哉是爲記

平陽府郡學記

章廷珪

學校設於郡於州於縣一也而郡學爲支屬所觀法尤郡政之先務苟一時未及考正不中儀式非惟前人之不善作亦後人之不善成也平陽郡學修於　國朝康熙三十四年地圮後一切祭祀陳設禮樂諸器則備於四十七年間前守東武劉君手詳郡乘所載劉君碑記中祀事之隆

爲三晉創于作者誠無愧矣越三十有三載吳郡樊君來守是邦視殿宇講堂有欹裂就頹者令臨邑紳王名幹董其役崇閎肅謐視昔有加焉繼守者爲夏邑李君又捐俸錢增植松栢爲株若干且補作禮樂器之殘缺者計若干事維時李欲碑而記之未遑也踵李後爲吾浙錢塘王君業礱石以竢未幾又罷去歲在甲寅余承乏之諸君後仰瞻廟貌有嚴有翼春秋釋奠禮樂儀物不嚴而具于以知前官仰承　聖朝德意其勤勞有不懈若此余受其成曷敢忘且曷敢忘有所更置以補其所未逮耶考故事殿廡正

配外有崇聖一祠專祀聖考又有鄉賢名宦二祠祀鄉先生及列代循異宥載諸典顧追祀與從祀有輕重之差今郡庠三祠並列俱南向揆諸義未協也余屬臨邑孝廉鄭維綱改建鄉賢名宦二祠於儀門外之左右東西向葺其二舊祠以貯祭器樂器復構更衣亭東西各三楹庶省牲釋菜之夕得托足焉于是周視黌宮井然有理四十年來未竟之緒一旦完善矣事竣鄭孝廉請紀其實余備書前守經營締造之勞多歷年所功非一手以見始終相與有成之意云爾

郡學重建文昌祠記　章廷珪

文昌者天之六府也世俗謂科名之予奪惟神是司而祈禳之事以起傳曰有其舉之莫或廢之踵而行焉亦鼓厲士子之一道也甲寅余涖守茲土春秋釋奠問所謂文昌祠者僅存遺址而已祀之日相率拜跪於碎瓴敗甓間殊覺非體諸生亦以爲缺典而郎以此卜人才之衰盛噫嘻甚哉余思可使由不可使知聖言其詔我矣因謀之臨邑孝廉鄭維綱鳩工庀材重建文昌祠以還昔日所有今而後諸生篤專於學念司命之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如董

易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庶乎得之矣是爲記

和潤渠記

章廷珪

昔遂人治野之法制其地域而溝封之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蓄洩以時故旱澇無患今汾之爲利甚溥引以溉田至渥也臨邑韓村盧曲等社累年爲汾衝决而良田半成鹻燥民甚苦之鄉耆之有志者以濬渠之事請于縣縣令姚閻於余余嘉其裨益民田且爲之勸于是相地度勢指揮開掘不彌月而其渠已成

名之曰和潤長約六七里許地灌十有餘頃而且盧曲西社地勢較卑自開濬之後不僅濱河一面可成膏腴而既易之田其所利賴亦復不少則疏鑿之功豈淺鮮哉夫力必相恊而後萃功必待人而後成爲民司牧者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濟之以人事之巧其去推解之惠相懸萬萬矣是爲記

重修堯廟記

章廷珪 郡守

平陽唐都也郡城之南汾水之東有　帝堯廟創自晉顯慶二年歷宋元明以來圮而修廢而興者屢矣誠以人心

之瞻仰亘古一日也我

大清德紹中天業臻至治神人和洽祀典修明康熙三十四年廟圮重建固已于雍正七年我

皇上詔天下修古昔帝王陵廟所以致崇極于有加無已也守土之官方有事于鳩庀而爲功鉅者不可以歲月計甲寅之秋某涖守是邦與郡丞李縣尹姚駿奔在廟見夫鍛斲鏝墍摶埴設色追琢版築之工皆未就理思力治焉而未之逮也是年冬奉大中丞石公暨　各憲諭命董是役各捐乃俸余承命兢兢偕郡丞縣尹奔走率職營搆締結聿

新帝像式煥寢宮欞無以妥神靈而肅觀瞻敬戒罔敢怠次修舜禹廟殿寢並治修葺無二尊其主者隆及其輔也又推自所出建立三聖考廟恢拓舊址更易榱桷載其子者敬及其親也前任總戎馬公于康熙年間建萬壽宮于舜廟之右今修整一如三聖廟式追遠德者勿忘近澤也昉事于雍正甲寅仲冬告竣于乙卯孟夏凡殿宇宮寢亭閣廊廡莫不宏敞嚴邃丹雘漆髹而踴躍樂輸傭工蹴役紳士與有力焉至頌聖德紀聖功是昌黎所云繪乾坤之容而摹日月之光余小子烏乎敢紳士率衆丐

余文勤諸石遂撫其實以爲記

和潤渠記

姚興滇 臨汾令

汾水爲冀州巨流發源於太原之管涔山縈洄曲折西流至龍門始與黃河合長一千三百四十里其間導引以資灌溉者所在多有比至我邑奔流肆大其岸益闊則其利益溥苟蓄洩不以其時旱澇能無患乎此亦長民者之過也敢不因自然之利以還斯民自有之澤歟和潤一渠創於韓村貢生席珍盧曲庠生張廷智協合村民段洪傑等以渠事請於予予採衆議而斟酌之衆心踴躍聽首事之

掊使而羣工就役焉不匝月而厥工告竣夫水利之難在
在興於資費之煩多而又重惜身力故初雖有志而卒成
者鮮今渠之成也成於和而利之溥也溥于潤相地勢之
高下必按其程則後先不亂度渠水之淺深悉循其例則
緩急無爭渠之長六七里地之沾溉十有餘頃此已然之
成效也而流衍浸灌陰受其澤者不知誰何之賜矣余既
聞之上官復立鈐册以著其成規韓村三社合爲一甲盧
曲東西社各分爲一甲三甲輪流每歲公舉一渠長爲之
總理至于何者宜免役以彰勸勞何者宜議罰以懲懈惰

亦擇其至是者附于册因利而利非敢以此自多欲以杜
異日之爭耳是爲記